

經部

尚書注疏卷十七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周書　周官　君陳　顧命

序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傳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還歸在豐作

周官傳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音義還音旋　徐音全疏正義曰成王於周公攝政之時既黜殷命及其即位之後滅淮夷於是天下大定自滅淮夷還歸在豐號令羣

臣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史敘其事作周官傳正義曰據金縢之經大誥之序知黜殷命在周公攝政三年東征之時也據成王政之序費誓之經知滅淮夷在成王即政之後也淮夷於攝政之時與武庚同叛成王既滅淮夷天下始定淮夷本因武庚而叛黜殷命與滅淮夷其事相因故雖則異年而連言之以見天下既定乃作周官故也下經言四征弗庭是黜滅之事也罔不承德是安寧之狀也序顧經文故追言黜殷命以接滅淮夷見征伐乃安定之意也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者以洛誥之文言王在新邑今復云在豐故解之也史記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言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之事也多方云王來自奄至於宗周宗周即鎬京也於彼不解至此始為傳者宗周雖是鎬京文無豐鎬之字故就此解之武王既以遷鎬京

今王復在豐者豐鎬相近舊都不毀豐有文王之廟故事就豐宣之故也

周官傳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疏傳正義曰周禮每官言人之員數及職所掌立其定法授與成王成王即政之初即有淮夷叛逆未暇得以立官之意號令羣臣令既滅淮夷天下清泰故以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以誥羣臣使知立官之大旨也設官分職周禮序官之文言設置羣官分其職掌經言立三公六卿是設官也各言所掌是分職也各舉其官之所掌示以才堪乃得居之是說用人之法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傳即政撫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傳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

所以安其兆民十億曰兆言多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傳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還歸於豐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音義行下孟反辟必亦反治直吏反下至冢宰經注同疏正義曰惟周之王者布政教撫安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海內兆民六服之內羣衆諸侯之君無有不奉承周王之德者自滅淮夷而歸於宗周豐邑乃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敘王發言之端也傳正義曰揔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知成王即政之年奄與淮夷又叛叛即往伐今始還歸多方云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與此滅淮夷而還歸在豐為一事也年初始叛五月即歸其間未得巡守於四方也而此言撫萬國巡行天下其實止得撫巡向淮夷之道所過諸侯爾未是用四仲之

月大巡守也以撫諸侯巡守是天子之大事因即大言之爾周之法制無萬國也惟伐淮夷非四征也言萬國四征亦是大言之爾六服而惟言侯甸者二服去圻最近舉近以言之言王巡省徧六服也四征從京師而四面征也釋詁云庭直也綏安也諸侯不直謂叛逆王命侵削下民故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楚語曰十日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每數相十知十億曰兆稱兆言其多也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夷狄之地王者之於夷狄羈縻而已不可同於華夏故惟舉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也序云還歸在豐知宗周即豐也周為天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稱之故豐鎬與洛邑皆名宗周釋詁云董督正也是董得為督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下戒勑是董正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傳言當順古

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未危之前思患預防之疏正義曰治謂政教邦謂國家治有失則亂家不安則危恐其亂則預為之制慮其危則謀之使安制其治於未亂之前安其國於未危之前張官設府使分職明察任賢委能令事務順理如是則政治而國安矣標此二句於前以示立官之意必於未亂未危之前為之者思患而預防之思患而預防之易既濟卦象辭也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傳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治言有法度政惟和萬國咸寧傳官職有序故衆政惟和萬國皆安

所以為正治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傳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傳言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

音義之長丁丈反下官長助長君長並同疏正義曰既言須立官之意乃追述前代之法止而復言故更加一曰唐堯虞舜考行古道立官惟數止一百也內有百揆四岳者百揆揆度百事為羣官之首立一人也四岳內典四時之政外主方岳之事立四人也外有州牧侯伯牧一州之長侯伯五國之長各監其所部之國外內置官各有所掌衆政惟以協和萬邦所以皆安也夏禹商湯立官倍多於唐虞雖不及唐虞之清簡亦能用以為治明王立其政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言自古制法皆明開官司求賢以處之也傳正義曰百人

無主不散則亂有父則有君也君不獨治必須輔佐有君則有臣也易序卦云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則君臣之興次父子之後人民之始則當有之未知其所由來也雖遠舉唐虞復考古也說命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王者立官皆象天為之故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也五行佐天羣臣佐主以此為象天兩不必其數有五乃象五行故以百揆四岳為五行之象左傳云少昊立五鳩氏顓頊已來立五行之官其數亦有五故置於五行矣舜典云肇十有二州此說虞事知置州牧十二也侯伯謂諸侯之長益稷篇禹言治水時事云外溥四海咸建五長知侯伯是五國之長也成王說此事者言堯舜所制上下相維內外咸治言有法也此言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則唐虞一百夏商二百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者禮記是後世之言不與經典合也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傳今我小子敬勤于德雖夙夜匪懈不能及古人言自有極仰惟前代時若訓廸厥官傳言仰惟先代之法是順順蹈其所建官而則之不敢自同堯舜之官凖擬夏殷而蹈之立太師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論道經邦爕理陰陽傳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言有德乃堪之官不必備惟其人傳三公之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傳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
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
一人傳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輔我一
人之治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傳天官卿稱太宰
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内邦國言任大司徒
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傳地官卿司徒主國教化布五
常之教以安和天下衆民使小大皆協睦宗伯掌邦禮
治神人和上下傳春官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地神

祇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賔軍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傳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傳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彊𭔃作亂者夏司馬討惡助長物秋司寇刑姦順時殺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傳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士農工商四人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吐生百穀故曰土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傳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道九
州牧伯為政大成兆民之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音義
逺音代一音大計反懈佳賣反變素協反相息亮反處
昌呂反少詩照反下同擾而小反徐音饒匽吐得反倡
尺亮反下向皁音負治直吏反疏正義曰王言今我小子敬勤於德雖
早夜不懈怠猶不能及于唐虞仰惟
先代夏商之法是順順蹈其前代建官而法則之言不
敢同堯舜之官準擬行夏殷之官爾若與訓俱訓為順
也傳正義曰三公俱是教道天子輔相天子緣其事而
為之名三公皆當運致天子使歸於德義傅於保下言
保安天子於德義總上三者言皆然也禮記文王世子
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
輔翼之而歸諸道道者也道德別掌者内得於心出行於
道道德不甚相逺因其並釋師保故分配之爾於公云

燮理陰陽於孤云寅亮天地和理敬信義亦同爾以孤副貳三公故其事所掌不異此經言六卿所掌之事撮引周禮為之總目或據禮文或取禮意雖言有小異義皆不殊周禮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治官之屬太宰卿一人馬融云冢大也宰治也大治者無萬事之名也鄭玄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者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是解冢大異名之意太宰職云三曰禮典以統百官馬融云統本也百官是宗伯之事也此統百官在冢宰之下當以冢尊故命統治百官為冢宰之事治官謂官供得統之也禮云以佐王均邦國此言均四海故傳辨之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與孔意不異周禮云乃立地官司徒使率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太宰職云二曰教典以擾萬民鄭玄云擾亦安也言饒衍之傳亦以擾為安五典即五教也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之人民使小大協睦也舜典云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周禮司

徒掌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則民興功鄭玄云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然則十有二細分五教為之五教可以常行謂之二五典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周禮云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宗廟也伯長也宗廟官之長故名其官為宗伯其職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又主吉凶賓軍嘉之五禮吉禮之别十有二凶禮之别有五賓禮之别有八軍禮之别有五嘉禮之别有六總有三十六禮皆在宗伯職掌之文文煩不可具載太宰職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諧萬民其職又有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以禽作六贄以

等諸臣是以和上下尊卑等列也周禮云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其職主戎馬之事有掌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天子六軍軍帥之通名也案其職掌九伐之法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周禮云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其職云刑邦國詰四方馬融云詰猶窮也窮四方之姦也孔以詰為治是主寇賊法禁治姦慝之人刑殺其强暴作亂者夏官主征伐秋官主刑殺征伐亦殺人而官屬異時者夏司馬討惡助夏時之長物秋司寇刑姦順秋時之殺物也周禮云掌邦刑此云掌邦禁者避下刑暴亂之文故云掌邦禁周禮冬官亡小宰職云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馬融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與此主土居民全不相

當冬官既亡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是明冬官本有主土居民之事也齊語云管仲制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即此居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也土則地利為之名以其吐生百穀故曰土也周禮云事此云土者為下有居四民故云土以居民為急故也六年五服一朝傳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傳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傳覲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音義朝直遥反守音狩下同本

亦作狩

疏正義曰此篇說六卿職掌皆與周禮符同則六年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之法而周禮無此法也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五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說左傳者以為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由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乎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

則當時猶尚行之不得為前代之法將當時之人明矣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殷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豈成王謬言叔向妄說也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惟言五服孔以五服為侯甸男采衛蓋以要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寛言之而不數也傳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是周制十二年一巡守也如舜典所云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以四時巡行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據舜典同律度量衡已下皆是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

行弗惟反傳有官君子大夫已上歎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慎汝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令亂之道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傳從政以公平滅私欲則民其信歸之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傳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終始政乃不迷錯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傳其汝為政當以舊典常故事為師法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音義上時掌反度待洛反疏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謂大夫已上有

職事者汝等皆敬汝所主之職事愼汝所出之號令令出於口惟即行之不惟反之而不用是去而後反也為政之法以公平之心滅已之私欲則見下民其信汝而歸汝矣學古之典訓然後入官治政論議時事必以古之制度如此則政教乃不迷錯矣其汝為政當以舊典常故事作師法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教之以居官為政之法也傳正義曰教之出令使之號令在下則是尊官故知有官君子是大夫已上也下云三事暨大夫是也安危在於出令故愼汝出令是從政之本也令既出口必須行之令而不行是去而更反故謂之反也不惟反者令其必行之勿使反也若前令不行而倒反别出後令以改前令二三其政則在下不知所從是亂之道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子産云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言將欲入政先學古之訓典觀古之成敗擇善而從之然後可以入官治政矣凡欲制斷當今之事必以古之義理議論量度其終始合於古義然後行之

則其為之政教乃不迷錯也　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傳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亂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傳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然其掌事者功高由志業廣由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言多疑必致患也○戒蓄勑六反莅音利又音類斷丁亂反下注同

疏正義曰又戒羣臣使强於割斷勤於職事蓄積疑惑不能强斷則必敗其謀慮怠惰忽略不能恪勤則荒廢政事人而不學如面牆何無所覩見以此臨事則惟煩亂不能治理戒汝卿之有事者功之高者惟志

意彊正業之大者惟勤力在公惟能果敢決斷乃無有後日艱難言多疑必將致後悲矣中說蓄疑敗謀也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侈以行已所以速亡恭儉惟德無載爾偽傳言當恭儉惟以立德無行姦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傳為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日美為偽飾巧百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為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傳言雖居貴寵當思危懼無所不畏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

政厖傳賢能相讓俊乂在官所以和諧厖亂也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傳所舉能修其官惟亦汝之功能舉非其人亦惟汝之不勝其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傳歎而勑之公卿已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之職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傳言當敬治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厭我周德音義厖武江反勝音升斁音亦長直良反厭於豔反疏傳正義曰為德者自得於已直道而行無所經營於心逸豫功成則謦顯而名

益美也為偽者行違其方枉道求進思念欺巧於心勞苦詐窮則道屈而事日益拙也以此故偽不可為申説無載爾偽也

序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傳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慎氏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傳榮國名同姓諸侯為卿大夫王使之為命書以幣賄賜肅慎之來賀音義肅慎馬本作息慎云北夷也駒俱付反又如字麗力支反馯戶旦反地理志音寒貊孟白反説文作貉北方豸種孔子曰貉之言貊貊惡也俾必爾反馬本作辦

疏

正義曰成王即政之初東夷背叛成王既伐而服之東北遠夷其國有名肅慎氏者以王戰勝遠來朝賀王賜以財賄使榮國之伯為策書以命肅慎之夷嘉其慶賀慰其勞苦之意史敘其事作賄肅慎之命名篇也傳正義曰成王伐淮夷滅徐奄指言其國之名此傳言東夷非徒淮水之上夷也故以為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此皆於孔君之時有此名也周禮職方氏四夷之名八蠻九貉鄭玄云北方曰貉又云東北夷也漢書有高駒麗扶餘韓無此馯馯即彼韓也音同而字異爾多方云王來自奄奄在後滅言滅奄即來必非滅奄之後更伐東夷夷在海東路遠又不得先伐遠夷後來滅奄此云成王既伐東夷不知何時伐之魯語云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於是肅慎氏來賀貢楛矢則武王之時東夷服也成王即政奄與淮夷近者尚叛明知遠夷亦叛蓋成王親伐淮夷而滅之又使偏師伐東夷而服之君統臣

功故言王伐不是成王親自伐也肅慎之於中國又遠於所伐諸夷見諸夷既服故懼而來賀也晉語云文王諏於蔡原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於文王之時名次畢公之下則是大臣也未知此時榮伯是彼榮公與否或是其子孫也同姓諸侯相傳為然注國語者亦云榮周同姓不知時為何官故並云卿大夫王使榮伯明使之有所作史錄其篇名為賄肅慎之命明是王使之為命書以幣賜肅慎氏之夷也

序周公在豐傳致政老歸將沒欲葬成周傳已所營作示終始念之公薨成王葬于畢傳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告周公作亳姑傳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告柩以葬畢之義並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

之功成亡音義 近附近之近柩其久反 疏 正義曰周公既致政于王歸在豐邑將没遺言欲得葬於成周以成周是已所營示已終始念之故欲葬焉及公薨成王葬於畢以文武之墓在畢示已不敢臣周公使近文武之墓王以葬畢之義告周公之柩又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言亳姑功成史敘其事作亳姑之篇案帝王世紀云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長安西北傳正義曰周公既還政成王成王又留為太師今言周公在豐則是去離王朝又致太師之政告老歸於豐如伊尹之告歸也成王封伯禽於魯以為周公後公老不歸魯而在豐者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何休云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向之故封伯禽命使遥供養死則奔喪為主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是言周

公不歸魯之意也歸豐者蓋以先王之都欲近其宗廟故也序說葬周公之事其篇乃名亳姑篇名與序不相允會其篇既亡不知所道故傳原其意而為之說上篇將遷亳姑序言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亳姑者是周公之意今告周公之柩以葬畢之義乃用亳姑為篇名必是告葬之時并言及奄君已定於亳姑言周公所遷之功成故以名篇也

序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傳成王重周公所營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作君陳傳作書命之疏正義曰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頑民既遷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其臣名君陳代周公監之分别居處正此東郊成周之邑以策書命之史録其事作策書為君陳

篇名傳正義曰成周周之下都監成周者正是一邑宰爾而特命君陳大其事者成王重周公所營猶恐殷民有不服之者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也以畢命之序言分居知此分亦為分居分别殷民善惡所居即畢命所云旌别淑慝表厥宅里是也言東郊者鄭玄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言成周之邑為周之東郊也

君陳傳臣名也因以名篇音義鄭注禮記云周公之子疏正傳義曰孔直云臣名則非周公子也鄭玄注中庸云君陳蓋周公子者以經云周公既没命君陳猶若蔡叔既没命蔡仲故也孔未必然矣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傳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

行已以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傳言善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命汝尹茲東郊敬哉傳正此東郊監殷頑民教訓之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傳言周公師安天下之民民歸其德今往承其業當慎汝所主此循其常法而教訓之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傳勉明周公之教惟民其治音義監工銜反懋音茂治直吏反下注政治同疏傳正義曰令德在身之大名孝是事親之稱恭是身之所行言其善事父母行已以恭也釋訓云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父母尊之極兄弟親之甚緣其施孝於極尊乃能施友

於甚親言善事父母者必友於兄弟推此親親之心以至於踈遠每事以仁恕行之故能施有政令也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傳所聞上古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勵之以德也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傳汝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教殷民惟當日孜孜勤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音義孜音茲疏正義曰我聞人之言曰有至美治之善者乃有馨香之氣感動於神明所言馨香感神者乃黍稷飲食之氣非馨香也明德之所遠及乃惟爲馨香爾勉勵君陳使爲德也欲必爲明德惟法周公汝當庶

幾用是周公之道惟當每日孜孜勤法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教使勤於事也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傳此言凡人有初無終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亦不能用之所以無成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傳汝戒勿為凡人之行民從上教而變猶草應風而偃不可不慎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傳謀其政無有不先慮其難有所廢有所起出納之事當用汝衆言度之衆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爾有嘉謀嘉猷則入

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傳汝有善謀善道則入告汝君於內汝乃順行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傳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臣之義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傳歎而美之曰臣於人者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音義之行下孟反下徳行同應應對之應繹音亦度待洛反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傳汝爲政當闡大周公之大訓無乘勢位作威人上無

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寛而有制從容以和傳寛不失制動不失和德教之治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傳殷人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我曰赦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平理斷之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傳有不順於汝政不變於汝教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傳習於姦宄凶惡毀敗五常之道以亂風俗之教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絶惡源音

義從七容反辟扶亦反下同中如字或丁仲反斷丁亂反狃女九反疏正義曰王呼之曰君陳汝今為政當弘大周公之大訓周公既有大訓汝當遵而行之使其法更寬大汝奉周公之訓無得依恃形勢以作威於人無得倚附法制以行刻削百姓必當寬容而有法制使疏而不漏從容以和協於物莫為褊急此成周殷民有犯事在於刑法未斷決者我告汝曰刑罰之汝惟勿得刑罰之我告汝曰赦宥之汝惟勿得赦宥之惟其以中正平法斷決之不得從上意也其有不順於汝之政令不化於汝之訓教其罪既大當行刑中刑罰一人可以止息後犯者故云犯刑者乃刑之如其罪或輕細罰不當理雖刑勿息故不可輒刑若有人習於姦宄凶惡敗五常之道亂風俗之教三犯其事者事雖細小勿得宥之以其知而故犯當殺之以絕惡源也傳正義曰君陳之智必不及周公而令闡大周公訓者遵行其法使廣被於民即是闡揚而大之非遣君陳為法使大於

周公法也凡在人上位貴於人勢足可畏者多乘是形勢以作威刑於人倚附公法以行刻削之政故禁之也寛不失制則經寛而有制動不失和則經從容以和言動謂從容也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忕前復為也古言狃忕是慣習之義故以習解狃習於姦宄凶惡言為之不知止也敗常亂俗有大有小罪雖小者三犯不赦恐其滋大所以絶惡源也此謂所犯小事言三者再猶可赦爾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傳人有頑嚚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器之無責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傳為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乃有所成有所包容德乃為大欲其忍恥藏垢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傳簡別其

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惡以沮否進厥

良以率其或不良傳進顯其賢良者以率勉其有不良

者使為善音義長丁丈反垢工口反別彼列反

沮在汝反否方九反又音鄙疏正義曰民

者冥也當以漸教之故戒君陳民有不知道者汝無忿

怒疾惡頑嚚之民當以漸教訓之無求備於一人當取

其所能在為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事乃有所成有所

寛容其德乃能大欲其寛大不褊隘也汝之為政須知

民之善惡簡別其德行修者亦簡別其有不修德行者

進顯其賢良以率勵其不良者欲令其化惡使為善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傳言人自然之性敦厚因所見所

習之物有變遷之道故必慎所以示之違上所命從厥

攸好傳人之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故人主不可不慎所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傳汝治人能敬常在道德是乃無不變化其政教則信升于大道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傳汝能升大道則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傳非但我受多福而已其汝之美名亦終見稱誦於長世言沒而不朽音義好呼報反長如字朽許久反 疏正義曰惟民初生自然之性皆敦厚矣因見所習之物本性乃有遷變為惡皆由習效使然人之情性好違上所命命之不必從也從其君所好君之所

好民必從之在上者不可不慎所好也汝之治民能敬當從終常在於道德教之汝以道德教之是民乃無不變化民皆變從汝化則信升于大道矣汝能如此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矣其汝之美名亦終有稱誦之美辭於長世矣

序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傳二公為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傳臨終之命曰顧命

音義 治直吏反相息亮反顧工戶反命臨終之命曰顧命馬云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

疏 正義曰成王病困將崩召集羣臣以言命太保召公太師畢公使率領天下諸侯輔相康王史叙其事作顧命傳正義曰禮記曲禮下文云九州之長曰牧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玄云職

主也謂為三公者是伯分主東西者也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此禮文皆伯尊於牧牧主一州明伯是中分天下者也禮言職方是各主一方也此二伯即以三公為之隱五年公羊傳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言三公為二伯也公羊傳漢世之書陝縣者漢之弘農郡所治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為二伯分掌之界周之所分亦當然也公羊傳所言周召分主謂成王即位之初此時周公已薨故畢公代之周官篇三公之次太師太傅太保太保最在下此篇以召公為先者三公命數尊畢同也王就其中委任賢者任之重者則在前耳說文云顧還視也鄭玄云廻首曰顧顧是將去之意此言臨終之命曰顧命言臨將死去廻顧而為語也

顧命傳實命羣臣敘以要言疏正義曰發首至百尹御事敘王以病召臣為發言之端自王曰至冒貢于非幾是顧命之辭也玆既受命至立于側階言命後王崩欲宣王命布陳儀衛之事也自王麻冕已下敘康王受命之事傳正義曰王之所命實普命羣臣序以要約為言直云命召公畢公傳不於上召公畢公之下而解於顧命之下言之者以上欲指明三公中分天下之事非是總語故命不得言之顧命是總命羣臣非但召畢而已故於此解也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傳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傳王大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故

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以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傳同召六卿

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

第冡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

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

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

卿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傳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

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音義懌音亦馬本作不釋云不釋疾不解也洮

他刀反徐音逃馬云洮洮髮也頮音悔說文作沬云古文作頮馬云頮頮面也被皮義反徐扶偽反注同憑皮氷反下同說文作凭云依几也字林同父冰反齊側皆反盥音管又音灌朝直遙反夷音釋苪如銳反彤徒冬反賁音奔

疏傳正義曰成王崩年經典不載漢書律歷志云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即引此顧命之文以為成王即位三十年而崩此劉歆說也孔以甲子為十六日則不得與歆同矣鄭玄云此成王二十八年傳惟言成王崩年未知成王即位幾年崩也志又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明死魄生從望為始故始生魄為月十六日即是望之日也釋詁云懌樂也有疾故不悅懌下云病日臻既彌留則成王遇病已多日矣於哉生魄下始言王不懌者甲子是發命之日為洮頮張本耳几有敬事皆當潔清王將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以病疾之故不能沐浴故但洮頮而已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靧內則云子

事父母面垢燂潘請靧頮是洗面知洮為盥手言水謂洮盥俱用水扶相王者以冕服加王鄭玄云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或當然也被以冠冕以冕服被王首也加朝服以服加王身也謂以衮冕朝諸侯之服加王身也鄭以為玄冕知不然者以顧命羣臣大發大命以文武之業傳社稷之重不應惟服玄冕而已覲禮王服衮冕而有玉几此既憑玉几明服衮冕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向設左右玉几是王見羣臣當憑玉几以出命下及御事此同召之文故云同召六卿下及御事也以王病甚故同時俱召之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三人是三公而與侯伯相次知六者是六卿衛侯為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也以三公尊故特言公其餘三卿舉其本爵見其以國君入為卿也天子三公皆以卿為之不復別置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為領故言召公領之毛公領之定四年左傳

云康叔為司寇知此六人依周禮次第為六卿也王肅云彤姒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所封武王母弟依世本史記為說也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師氏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與虎臣並于百尹之上特言之尹訓正也故百尹為百官之長諸御治事謂諸掌事者葢大夫士皆被召也王肅云治事葢羣士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傳自歎其疾大進篤惟危殆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傳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瘳恐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教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

則肆傳言昔先君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徳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傳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道故能通殷為周成其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傳在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斥敬迎天之威命言奉順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傳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言必死汝當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

難傳用奉我言敬安太子釗釗康王名大度於艱難勤德政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傳言當和遠又能和近安小大衆國勸使為善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傳羣臣皆宜思夫人夫人自治正於威儀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然後足以率人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音義幾音機徐音饑下同瘳勑留反重光馬云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重直龍反麗力馳反肄徐以至反又以制反徐音同又勑動反馬本作調云共也斥冒亦反釗姜遼反又音昭徐之肴反夫人如字注同冒也報反一音墨馬鄭王作勗貢如字馬

鄭王作贛音勑用反馬云陷也

疏

正義曰王召羣臣既集乃言而歎曰嗚呼我疾大進益重惟危殆矣病日日益至言病困已甚病既久留於我身恐一旦暴死不得結誓出言語以繼續我志以此故我今詳審教訓命誥汝等昔先公文王武王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安定天命施陳教誨則勤勞矣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於道用能通殷為周成其大命代殷為主至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謂已也言已當敬迎天之威命終當奉順天道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常戰慄畏懼恐墜文武之業今天降疾於我身甚危殆矣不能更起不復覺悟言已必死汝等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之用我之語敬安太子釗大度於艱難言當安和遠人又須能和近人當為善政遠近俱安之又當安勸小大衆國於彼小大衆國皆安之勸之安之使國得安存勸之使相勸為善汝羣臣等思夫人夫人衆國各自治正於威儀有威有儀然後可以率人無威無儀則民不從命戒使慎

威儀也汝無以釗冐進于非事危事欲令戒其不為惡也傳正義曰病日至者言日日益至徧於身體困甚也已久留者言病來多日無瘳愈也恐死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志欲有言若不能言則不能續志以此及今能言故我詳審出言教命汝言已詳審欲其敬聽之孔讀殆上屬為句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也不起言身不能起不悟言心不能覺悟病者形弱神亂不起不悟言必死也

茲既受命還傳此羣臣已受賜命各還本位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傳綴衣幄帳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王寢於北墉下東首反初生於其明日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傳冢宰攝政故命二臣桓毛名俾爰齊

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傳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下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伋為天子虎賁氏延入翼室恤宅宗傳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為天下宗主丁卯命作冊度傳三日命史為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音義出如字徐尺遂反綴丁衛反下同王崩馬本作成王崩注云安民立政曰成幄於角反下同墉音容本亦作牖首手又反俾必爾反伋居及反齊侯名太公子度舊音待洛反恐誤注云作冊書法度音宜如字傳直專反疏正義曰此羣臣既受王命

還復本位出連綴之衣王所坐幄帳置之於庭於其明日乙丑王崩矣太保召公命仲桓南宮毛使此二人於齊侯呂伋之所以二干戈桓毛各執其一又取虎賁之士百人迎太子釗於南門之外逆此太子使入於路寢明室令太子在室當喪憂居為天下宗主正其將王之位以繫羣臣之心也傳正義曰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鄭玄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鄭知然者以周禮司士掌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此天子之朝位與射禮位同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北面公命爾卿東方西面爾大夫少進皆北面大射禮其位亦然是諸侯燕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臣少故卿西面大夫北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內西方東面其入門當立定位如此及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退還本位者謂還

本治事之位故孔下傳云朝臣就次謂退王庭而還治事之處綴衣者連綴衣物出之于庭則是從內而出下云狄設黼扆綴衣則綴衣是黼扆之類黼扆是王坐立之處知綴衣是施張於王坐之上故以為幄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玄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居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為之然則幄帳是黼扆之上所張之物所言出綴衣於庭則亦并出黼扆故下句云象王平生之時更復設之王發顧命在此黼扆幄帳之坐命訖乃復反於寢處以王病重不復能臨此坐故徹出幄帳於庭將欲為死備也傳更解徹去幄帳之意以王病困寢不在此喪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墉下廢牀鄭玄云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記言君大夫士則尊卑皆然故知此時王亦寢於北墉下東首反初生也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解其迎於門外之意於時臣

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使太子出於路寢門外更迎入所以殊之也經言以二干戈文在齊侯呂伋下似就齊侯取干戈傳言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則是執干戈就齊侯傳似反於經者於時新遭大禍內外嚴戒桓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先執干戈太保就命使之執干戈以往傳達其意故移干戈之文於齊侯之上傳言是實也經言於齊侯呂伋下言以二干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子之時有此備衛耳非言二人干戈亦是齊侯授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伋為天子虎賁氏故就伋取虎賁也釋言云翼明也喪大記云君大夫卒於路寢以諸侯薨於路寢知天子亦崩於路寢今延太子入室必延入喪所知翼室是明室謂路寢也路寢之大者故以明言之延之使憂居喪主為天下宗主也周禮內史掌策命故命內史為策書也經不言命史史是常職不假言之將崩雖口有遺命未作策書故以此日作之既作策書因

作受策法度下云曰皇后憑玉几宣成王言是策書也將受命時升階即位及傳命已後康王答命受同祭饗皆是法度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傳邦伯為相則召公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狄

設黼扆綴衣傳狄下士扆屏風畫為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幄帳象平生所為

音義相息亮反供音恭黼音甫徐音補扆於豈反屏步經反畫胡卦反牖音酉復扶又反

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立于側階惟命士須材是擬供喪用其餘皆是將欲傳命布設之事四坐王之所處者器物國之所寶者車輅王之所乘者陳之所以華國且以示重顧命其執兵器立於門內堂階者所以備不虞亦為國家之威儀也傳正義曰成王既崩事皆聽於冢宰自非召公無由發命知

伯相即召公也王肅云召公為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上言太保命仲桓此改言伯相者於此所命士多非是國相不得大命諸侯故改言伯相以見政皆在焉於丁卯七日癸酉則王乙丑崩於今已九日矣於九日始傳顧命不知其所由也鄭玄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鄭以大夫已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為八日故以癸酉為殯之明日孔不為傳不必如鄭說也須訓待也令所命者皆為喪事知命士須材者名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謂椁與明器是喪之雜用也案士喪禮將葬筮宅之後始作椁及明器此既殯即須材木者以天子禮大當須預營之故禮記云虞人致百祀之木可為棺椁者斬之是與士禮不同顧氏亦云命士供葬椁之材禮記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是賤官有名為狄者故以狄為下士喪大記復䰟之禮云狄人設階是喪事使狄與此同也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西為扆郭璞曰窻東

戶西也禮云斧扆者以其所在處名之郭璞又云禮有斧扆形如屏風畫為斧文置於扆地因名為扆是先儒相傳黼扆者屏風畫為斧文在於戶牖之閒考工記云畫繢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畫屏風置之於扆地故名此物為黼扆上文言出綴衣於庭此復設黼扆帷幄帳者象王平生時所為也經於四坐之上言設黼扆綴衣則四坐皆設之此經所云狄設亦是伯相命狄使設之不言命者上云命士此蒙命文設四坐及陳賓玉兵器與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所命之人從上省文也

牖閒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傳篾桃枝竹白黑雜繒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傳東西廂

謂之序厎蒻苹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傳豐莞彩色爲畫雕刻鏤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傳西廂夾室之前筍蒻竹玄紛黑綬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越玉五重陳寶傳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傳寶刀赤刀削大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珪爲二重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傳三玉爲

三重夷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犧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傳**胤國所爲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西房西夾坐東**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傳**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傳**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傳**先

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凡所成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

音義

嚮許亮反篾眠結反馬云纖蒻純之允反又之閏反下同緣悅絹反本或作純底之履反馬云青蒲也蒻音弱苹音平豐芳弓反莞音官又音關鏤來豆反夾工洽反徐音頰注同筍息允反馬云筍箬也徐云竹子竹為席下貧反紛孚云反漆音七徐七利反綏音受越玉馬云越地所獻玉也五重直容反琬紆晚反琰以冉反削音笑夾玉馬云夾夾之美玉說文夷玉即珣玗琪球音求馬云玉磬雍於用反本亦作邕鼖扶云反注同中丁仲反車尺遮反車渠車輞也兌徒外反共音恭砟才故反向許亮反塾音孰一音育重直用反

疏

正義曰牖謂窻也閒者窻東西戶戶牖之閒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凡

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彼所設者即此坐也又云户牖之間謂之扆彼言扆前此言牖間即一坐也彼言次席黼純此言篾席黼純亦一物也周禮天子之席三重諸侯之席再重則此四坐所言敷重席者其席皆敷三重舉其上席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此牖間之坐即是周禮扆前之坐篾席之下二重其次是繅席畫純其下是莞筵紛純也此一坐有周禮可據知其下二席必然下文三坐禮無其事以扆前一坐敷三重之席知下三坐必非一重之席敷三重但不知其下二重是何席耳周禮天子左右几諸侯惟右几此言仍几則四坐皆左右几也鄭玄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傳正義曰此篾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注彼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鄭玄不見孔傳亦言是桃枝席則此席用桃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鄭注此下則云篾析竹之次青者王肅云篾席纖蒻苹席並不知其所據也考工記云

白與黑謂之黼釋器云緣謂之純知黼純是黑白雜繒緣之蓋以白繒黑繒錯雜彩以緣之鄭玄注周禮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也以絳帛為質其意以白黑之線縫刺為黼文以緣席其事或當然也華是彩之别名故以為彩色用華玉以飾憑几也鄭玄云華玉五色玉也仍因也釋詁文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禮之於几有變有仍故特言仍几以見因生時几不改作也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周禮之文知之又覲禮天子待諸侯設斧扆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扆彼在朝此在寢為異其牖間之坐則同東西廂謂之序釋宮文孫炎曰堂東西墻所以别序內外也禮注謂蒲席為蒻苹孔以底席為蒻苹當謂蒲為蒲蒻之席也史游急就篇云蒲蒻藺席蒲蒻謂此也王肅云底席青蒲席也鄭玄云底致也篾纖致席也鄭謂此底席亦竹席也凡此重席非有明文可據各自以意說耳綴者連綴諸色席必以彩為緣故以綴為雜彩也貝者水虫取其甲以

飾器物釋魚於貝之下云餘蚳黄白文餘泉白黄文李巡曰貝甲以黄為質白為文彩名為餘蚳貝甲以白為質黄為文彩名為餘泉有文之貝飾几謂用此餘蚳餘泉之貝飾几也此旦夕聽事之坐鄭王亦以為然牖間是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見於周禮其東序西鄉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者案燕禮云坐於阼階上西鄉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西序之坐在燕饗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於燕飲故西序為旦夕聽事之坐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於燕饗故夾室為親屬私宴之坐案朝士職掌治朝之位王南而此西序東鄉者以此諸坐並陳避牖間南鄉覲諸侯之坐故也王肅說四坐皆與孔同釋草云莞苻離郭璞曰今之西方人呼蒲為莞用之為席也又云蒚鼠莞樊光曰詩云下莞上簟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王肅亦云豐席莞鄭玄云豐席刮凍竹席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是彩色為畫蓋以五彩色畫帛以為

緣鄭玄云似雲氣畫之為緣釋器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木謂之刻是彫為刻鏤之類故以刻鏤解彫蓋雜以金玉刻鏤為飾也西廂夾室之前者下傳云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然則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釋草云筍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是筍為蒻竹取筍竹之皮以為席也紛則組之小別鄭玄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然則紛綬一物小大異名故傳以紛為黑綬鄭於此注云以玄紃為之緣周禮大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鄭玄云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是天子有與親屬私宴之事以骨肉情親不事華麗故席几質飾也於東西序坐北云者此經為下總目下復分別言之越訓於也於者於其處所上云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句陳玉復云在西

序在東序者明於東西序坐北也序者牆之别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言在西序在東序也西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為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河圖大訓貝鼓戈弓皆是先王之寶器也上言陳寶非寶則不得陳之故知赤刀為寶刀也謂之赤刀者其刀必有赤處刀一名削故名赤刃削也禮記少儀記執物授人之儀云刀授穎削授拊鄭玄云避用時也穎鐶也拊謂把也然則刀施鐶削用把削似小於刀相對為異散文則通故傳以赤刀為赤刀削吳錄稱吳人嚴白虎聚衆反遣弟與詣孫策策引白削斫席與體動曰我見刀為然然赤刀為赤削白刀為白削是削為刀之别名明矣周禮考工記云築氏為削合六而成規鄭注云曲刃刀也又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為飾周正色不知其言何所出也大訓虞書典謨王肅亦以為然鄭云大訓謂禮法先王德教皆是以意言耳弘訓大也大璧琬琰之圭為二重則琬琰共為一重周禮典瑞云琬

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則琬琰別玉而共為重者蓋以其玉形質同故不別為重也考工記琬圭琰圭皆九寸鄭玄云大璧大琬大琰皆度尺二寸者孔既不分為二重亦不知何所據也三玉為三重與上共為五重也夷常釋詁文禹貢雍州所貢球琳琅玕知球是雍州所貢也常玉天球傳不解常天之義未審孔意如何王肅云夷玉東夷之美玉天球玉磬也亦不解稱天之意鄭玄云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釋地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求方貢有此玉鄭以夷玉為彼玉未知經意為然否河圖八卦是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當孔之時必有書為此說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劉歆亦如孔說是必有書明矣易繫辭云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

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河圖也而此傳言河圖者蓋易理寬弘無所不法直如繫辭之言所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河圖餘復何所則也王肅亦云河圖八卦也璧玉人之所貴是為可寶之物八卦典謨非金玉之類嫌其非寶故云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此西序東序各陳四物皆是臨時處置未必別有他義下二房各有二物亦應無別意也胤國所為舞者之衣者以夏有胤侯知胤是國名也胤是前代之國舞衣至今猶在明其所為中法故常寶之亦不知舞者之衣是何衣也大貝必大於餘貝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考工記謂車罔為渠大小如車罔其貝形曲如車罔故比之也考工記云鼓長八尺謂之鼖鼓釋樂云大鼓謂之鼖此鼓必有所與周興至此未久當是先代之器故云商周傳寶之西序即是西夾西夾之前已有

南向坐矣西序亦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知此在西房者在西夾坐東也戈弓竹矢巧人所作垂是巧人知兊和亦古人之巧人也垂舜共工舜典文若不中法即不足可寶知所為皆中法故亦傳寶之垂是舜之共工竹矢蓋舜時之物其兊知之所作則不知寶來幾何世也故皆言傳寶之耳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於夾室之前也案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則五室此路寢得有東房西房者鄭志張逸以此問鄭答云成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也孔無明說或與鄭異路寢之制不必同明堂也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是為五輅也此經所陳四輅必是周禮五輅之四大輅輅之最大故知大輅玉輅也綴輅繫綴於下必是玉輅之次故為金輅也而前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知面前皆南向謂轅向南也地道尊右故玉輅在西金輅在東此經四輅兩兩相配上言大輅綴輅此言先

輅次輅二者各自以前後為文五輅金即次象故言先輅象其木輅在象輅之下故云次輅木也又觧四輅之名金玉象皆以飾車三者以飾為之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為名耳鄭玄周禮注云革輅鞔之以革而漆之木輅不鞔以革漆之而已以直漆其木故以木為名木輅之上猶有革輅不以次輅為革輅者禮五輅而此四輅於五之内必將少一葢以革輅是兵戎之用於此不必陳之故不云革輅而以木輅為次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孔意或當然也鄭玄以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為副貳之車先輅是金輅也綴輅是玉輅之貳次輅是金輅之貳不陳象輅革輅木輅者主於朝祀而已未知孔鄭誰得經旨成王殯在路寢下云二人執惠立于畢門之内畢門是路寢之門知此陳設車輅皆在路寢門内也釋宫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轅向堂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也左塾者謂門内之西右塾者門内之東故以

北面言之為左右所陳坐位器物皆以西為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顧氏云先輅在左塾之前在寢門內之西北面對玉輅次輅在右塾之前在寢門內之東對金輅也凡所陳列自狄設黼扆已下至此皆象成王坐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也鄭玄亦云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為常禮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

傳士衛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

傳綦文鹿子皮弁亦士堂廉曰戺士所立處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

傳冕皆大

夫也劉鉞屬立於東西廂之前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傅戣瞿皆戟屬立于東西下之階上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傅鋭矛屬也側階北下立階上音義弁皮彥反徐扶變反綦音其馬本作騏云青黑色夾徐工洽反戺音俟徐音士麃力占反稜也鉞音越説文云大斧也戣音逵瞿其俱反徐音懼鋭以税反

疏正義曰禮大夫服冕士服弁也此所執者凡有七兵立於畢門之内及夾兩階立堂下者服爵弁綦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為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為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内而叙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叙之也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禮記明堂位三公在

中階之前考工記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云南面三三面各二鄭玄又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路寢南面亦當有三階矣此惟四人夾兩階不守中階者路寢制如明堂惟鄭玄之說耳路寢三階不書亦未有明文縱有中階中階無人升降不須以兵衛之傳正義曰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于此服雀弁者士衛主殯與在廟同故爵韋弁也鄭玄云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同如冕黑色但無藻耳然則雀弁所用當與冕同阮諶三禮圖云雀弁以三十升布為之此傳言雀韋弁者蓋以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此人執兵宜以韋為之異于祭服故言雀韋弁下云綦弁孔言鹿子皮為弁然則下言冕執兵者不可以韋為冕未知孔意如何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内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内知畢門即是路寢之門一名畢門也此經所陳七種之兵惟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有其形制其餘皆無文傳惟言惠三隅矛鋭亦矛也戣瞿皆戟屬不知

何所據也劉鉞屬者以劉與鉞相對故言屬以似之而別又不知何以為異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也鄭玄云恵狀蓋斜刃宜芟刈戈即今之句孑戟劉蓋今鑱斧鉞大斧戣瞿蓋今三鋒矛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王肅惟云皆兵器之名也鄭玄云青黑曰綦王肅云綦赤黑色孔以為綦文鹿子皮弁各以意言無正文也大夫則服冕此服弁知亦士也堂廉曰戺相傳為然廉者稜也所立在堂下近于堂稜周禮司服云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知服冕者皆大夫也鄭玄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于堂廉中半以前總名為堂此立于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釋詁云疆界邊衛圉垂也則垂是遠外之名此經所言冕則在堂上弁則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也堂上而言東垂西垂知在堂上之遠地堂之遠地當于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堂知此立

于東西堂之階上也側階北下立階上者鄭王皆以側階為東下階也然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為北下階上謂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傳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敢當主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傳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玄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傳執事各異裳彤纁也太宗上宗即宗伯也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傳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同爵名瑁所以冐諸侯

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剡之用阼階升由便不嫌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傳太史持冊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音義隮子西反徐子詣反蟻魚綺反瑁莫報反疏正義曰此將傳顧命布設位次即上所作法度也凡諸行禮皆賤者先置此必卿下士邦君即位既定然後王始升階但以君臣之序先言王服因服之下即言升階從省文卿士邦君無所執事故直言即位而已太保太史太宗皆執事之人故別言衣服各有所職不得即言升階故別言所執各從升階為文次也卿士王臣故先于邦君太史乃是太宗之屬而先于太宗者太史之職掌冊書此禮主以為冊命太史所掌事重故先言之傳正義曰禮績麻三十升以為冕故稱麻冕傳嫌麻非吉服故言王及羣臣皆吉服也王麻冕者蓋衮冕也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衮冕此禮授王冊命

進酒祭王且衮是王之上服于此正王之尊明其服必衮冕也其卿士邦君當各以命服服即助祭之冕矣衮

鄭玄周禮注云衮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衮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為文詩

采菽之篇言王賜諸侯云玄衮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鄭玄于此注云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是言貴文故

稱之禮君升阼階此用西階升者以未受顧命不敢當主也卿士卿之有事者公則卿兼之此行大禮大夫亦

與焉略舉卿士為文公與大夫必在故傳言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言同服吉服此亦廟中之禮也言其如

助祭各服其冕服也禮無蟻裳今云蟻者裳之名也蟻者蚍蜉蟲也此蟲色黑知蟻裳色玄以色玄如蟻故以蟻

名之禮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卿士邦君于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于常也太保

太史有所主者則純如祭服暫從吉也入即位者鄭玄

云卿西面諸侯北面鄭玄惟據經卿士邦君言之其公

亦北面孤東面也太保太史太宗此三官者皆執事俱彤裳而言各異裳者各自異于卿士邦君也彤赤也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彤為纁言是常祭服也太宗與下文上宗一人即宗伯之卿也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者介訓大也故知是彼鎮圭天子之所守故奉之以奠康王所位以明正位為天子也禮又有大圭長三尺知介圭非彼三尺圭者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以朝日玉人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彼搢于紳帶是天子之笏不是天子所守故知非彼三尺之大圭也上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太保必奠于位其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并在手中故不得執之太保必奠于其位但文不見耳禮于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玉人云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鄭玄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為貴禮天子所以執瑁者諸侯即

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圭頭邪鋭其瑁當下邪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玉以授天子天子以冒之刻處冒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僞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然經傳惟言圭之長短不言闊狹瑁方四寸容彼圭頭則圭頭之闊無四寸也天子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闊狹等也此瑁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而聞之也阼階者東階也謂之阼者鄭玄云冠禮注云阼猶酢也東階所以荅酢賓客是其義也禮凶事設洗于西階西南吉事設洗于東階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用阼階升由便以畀不嫌為主人也鄭玄云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傳無明解當同于鄭也訓御為進太史持冊書顧命欲以進王故與王同升西階鄭玄云御猶嚮也王此

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于殯西南而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孔雖以御為進其意當如鄭言不言王面北可知也篇以顧命為名指上文為言顧命策書稟王之意為言亦是顧命之事故傳言策書顧命

曰

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傳冊命之辭大君成王言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所以感動康王命汝繼嗣其道言任重因以託戒臨君周邦率循大卞傳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羣臣循大法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傳言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敘成王意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

敬忌天威傳言微微我淺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德乎謙辭託不能音義卞皮彥反徐扶變反眇彌小反疏正義曰此即丁卯命作之冊書也誥康王曰大君成王病困之時憑玉几所道稱揚將終之教命命汝繼嗣其道代為民主用是道以臨君周邦率羣臣循大法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叙成王之意言成王命汝如此也傳正義曰言憑玉几所道以示不忘玉几則不能言所以感動康王令其哀而聽之不敢忽也以訓為道命汝繼嗣其道繼父道為天下之主言所任者重因以託戒也卞之為法無正訓也告以為法之道令率羣臣循之明所循者法也故以大卞為大法王肅亦同也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傳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禮成于三故酌者實三

爵于王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羣臣所傳顧命上宗曰饗傳祭必受福讚王曰饗福酒太保受同降傳受王所饗同下堂反于篚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傳太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傳宗人小宗伯佐太宗者太宗供王宗人供太保拜曰已傳顧命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尊所受命太保受同祭嚌傳太宗既拜而祭既祭受福嚌至齒則王亦至齒王言

饗太保言嚌互相備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傳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拜白成王以事畢王答拜敬所白太保降收傳太保下堂則王亦可知有司於此盡收徹音義咤陟嫁反字亦作宅又音妬徐又音託又豬夜反說文作詫下故反奠爵也馮木作詫與說文音義同酢才各反供音恭嚌才細反互音護宅如字馬同徐殆故反徹丑列反徐直列反

疏正義曰王受册命之時立於西階上少東北面太史於柩西南東面讀策書讀册既訖王再拜上宗於王西南北面奉同瑁以授王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王又以瑁授宗人王乃執同就樽於兩楹之間酌酒乃於殯東西面立三進於神坐前祭神如前祭几前祭酒酹地而奠爵訖復位再拜王又於樽所别以同酌酒祭神如前復三祭故云三宿三祭三咤然後

酌福酒以授王上宗讚王曰饗福酒王再拜受酒跪而祭先嚌至齒興再拜太保受同降自東階反於篚又盥以異同執璋升自東階適樽所酌酒至殯東西面報祭之欲祭之時授宗人同拜白王柩云已傳顧命訖王則答拜拜柩尊所受命太保乃於宗人處受同祭柩如王禮但一祭而已祭訖乃受福祝酌同以授太保宗人讚太保曰饗福酒太保再拜受同亦祭先而嚌至齒興再拜訖於所居位授宗人同太保更拜白柩以事畢王又答拜拜柩敬所白王與太保降階而下堂有司於是收徹器物傳正義曰天子執瑁故受瑁為主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鄭玄云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然既受之後王受同而祭則瑁以授人禮成於三酌者實三爵於王當是實三爵而續送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釋詁云肅進也宿即肅也故以宿爵而續送祭各用一同為一進三宿謂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酹酒於神坐也每一酹酒則一奠爵

三奠爵於地也為此祭者告神言已已受羣臣所傳顧命白神使知也經典無此咤字咤為奠爵傳記無文正以既祭必當奠爵既言三祭知三咤為三奠爵也王肅亦以咤為奠爵鄭玄云徐行前曰肅郤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與孔異也禮於祭未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其人祭則有受嘏之福禮特牲少牢主人受嘏福是受神之福也其告祭小祀則不得備儀直飲酒而已此非大祭故於王三奠爵訖上宗以同酌酒進王讃王曰饗福酒也王取同嚌之乃以同授太保也上宗讃王以饗福酒也即云太保受同明是受王所饗同也祭祀飲酒之禮爵未用皆實於篚既飲皆反於篚知此下堂反於篚也祭祀以變為敬不可即用王同故太保以盥手更洗異同實酒於同中乃秉璋以酢祭於王祭後更復報祭酒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知半圭曰璋祭

統云君執圭瓚太宗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執璋若助祭公侯伯子男自得執圭璧也秉璋以酢是報祭之事王已祭太保又報祭也酢訓報也故報祭曰酢飲酒之禮稱獻酢者亦是報之義也上宗為大宗伯知宗人為小宗伯也太保所以拜者白成王言已已傳顧命訖也將欲拜故先授宗人同拜者自為拜神不拜康王但白神言已傳顧命之事先告王已受顧命王答拜者尊所受之命亦告神使知故答拜也王既祭則奠同於地太保不敢奠於地故以同授宗人然後拜也太保既酢祭而拜則王之奠爵每奠必拜於王祭不言拜者祭酒必拜乃是常禮於王不言拜於太保言拜者足以見王拜也太保受同者謂太保既拜之後於宗人邊受前所授之同而進以祭神既祭神之後遂更受福酒嚌以至齒禮之通例啐入口是嚌至於齒示飲而實不飲也太保報王之祭事與王祭禮同而史錄其事二文不等故傳辨其意於太保言嚌至

齒則王饗福酒亦嚌至齒也于王言上宗曰饗則太保亦應有宗人曰饗二文不同互見以相備宅訓居也太保居其所于受福酒之處足不移為將拜故受宗人同祭祀既畢而更拜者白成王以事畢也既拜白成王以傳顧命事畢則王受顧命亦畢王答拜敬所白也

諸侯出廟門俟傳言諸侯則卿士已下亦可知殯之所處故曰廟待王後命音義處昌呂反

疏正義曰廟門謂路寢門也出門待王後命即作後篇後篇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則諸侯之出應門之外非出廟門而已以其在廟行事事畢出于廟門不言出廟門即止也

尚書注疏卷十七

尚書注疏卷十七考證

周官序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傳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後○臣召南按滅淮夷即在滅武庚之後此序可證而孔傳見多方次於多士諸篇於是謂成王即政奄復叛而王滅之其實不然也

六服羣辟罔不承德疏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陳櫟曰巡侯甸即九服而以內五服并王畿言之也正與侯甸男邦采衛之辭相合

略外四服耳無不同也臣召南按疏謂夷鎮蕃三服羈縻而已則所謂六服指侯甸男采衛蠻已與周禮九服理不相碍但蠻服亦屬荒遠而并數之又未若葛氏以侯甸男采衛并畿内數之為明確也陳櫟説是

王曰若昔大猷傳言當順古大道○林之奇曰若發語辭若昔猶曰在昔也

官不必備惟其人○陳傅良曰周召以師保為冢宰是

卿兼三公也顧命所序三公以六卿兼之但其人足以兼公則加公職位無其人則止為卿而已周以公孤待非常之德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 臣召南按漢書百官公卿表曰三公蓋叅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為官名又立三少為之副是為孤卿與六卿為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舜之於堯伊尹於湯周公召公於周是也漢書此段是此文確解但孟堅不見古文故引記之說而暗與

官不必備相合耳

冢宰掌邦治○蘇軾曰政教禮刑無所不統謂之邦治故曰天官必三公兼之餘卿或兼或特命

六年五服一朝疏周禮無此法也○林之奇曰惟六年五服一朝與周禮異此言五服與大行人言六服不同

附序告周公作亳姑○臣召南按亳姑即前序蒲姑亦即薄姑也亳薄古字通用蒲薄則音之轉耳

君陳疏鄭元注中庸云君陳蓋周公子者○臣召南按坊記引嘉謀嘉猷之文而康成注之非中庸也孔疏注中庸三字誤應作注坊記
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疏漢書律歴志云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即引此顧命之文以為成王即位三十年而崩此劉歆說也○臣召南按孔疏說漢志尚脫七年劉歆以周公攝政七年至還政始為成王元年故順數云後三十年其說雖

陋然成王始終三十七年自明也疏未明晰

乃同召太保奭疏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陳師凱曰畢公繼周公為東方諸侯之伯則亦必繼為太師毛公時以諸侯入為太傳

茲既受命還疏按燕禮小臣納卿大夫一段○臣浩按此約舉儀禮經文參用注解非本文也

狄設黼扆綴衣傳置戶牖間○臣召南按周禮司几筵

賈公彥疏引此注曰其置竟戸牖間似賈所見本置字上有其字下有竟字

敷重篾席傳篾桃枝竹○陳師凱曰爾雅桃枝四寸有節疏云竹相間四寸有節者名桃枝

王麻冕黼裳○呂祖謙曰儀物既備然後延嗣王受顧命而即位自此始稱王 臣召南按此條先儒不過順文為説至蘇軾始直議其失禮且引左傳子產叔向之言為證失禮灼然朱子亦無定論以理推之康王

賢君召公賢相嗣位當太平無事之時非有大不得已何故即變禮行權而此篇古今文所同有則其為真正古書又無疑也先儒因經文叙事首尾銜接並不疑有脫簡故議論益多顧炎武曰中有脫簡狄設黼扆綴衣以下即當屬之康王之誥自此以上記成王顧命登遐之事自此以下記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即位朝諸侯之事也記曰未沒喪不稱君而今書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又曰周卒哭而祔而今

曰諸侯出廟門俟是已祔之後也傳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而今召公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七月之餘也不然七日之間諸侯何由而畢至乎按顧說可謂發古人所未發

尚書注疏卷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注疏卷十八 九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　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録監生臣王爾煕

尚書注疏卷十八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周書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序康王既尸天子傳尸主也主天子之正號音義本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傳既受顧命羣臣陳戒遂報誥之因事曰遂疏正義曰康王既受顧命主天子之位羣臣進戒于王王遂報誥諸侯史叙其事作康王之誥伏生以此篇合于顧命共為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

為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内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為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

康王之誥傳求諸侯之見匡弼

王出在應門之内傳出畢門立應門内之中庭南面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傳二公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為位皆北面皆布乘黃朱傳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鬛以為庭實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傳賓諸侯也舉奉圭

兼幣之辭言一二見非一也為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皆再拜

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傳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答其拜受其幣

音義 乘繩證反鬣力輒反壤如丈反見賢遍反下同蕃方袁反朝直遥反喪息浪反贄音至盡子忍反

疏 正義曰此敘諸侯見新王之事王出畢門在應門之内立於中庭太保召公為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立於門内之西廂也太師畢公為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立於門内之東廂也諸侯皆布陳一乘四匹之黄馬朱鬣以為見新王之庭實諸侯為王之賓共使一人少前進舉奉圭兼幣之辭言曰一二天子之臣在外為蕃衛者敢執壤土所有奠

之於庭既為此言乃皆再拜稽首用盡禮致敬以正王為天子也康王先為太子以義嗣先人明德不以在喪為嫌答諸侯之拜以示受其圭幣與之為主也傳正義曰出在門内不言王坐諸侯既拜王即答拜復不言興知立庭中南面也二公率領諸侯知其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曲禮所謂職方者此之義也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為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於時太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若使東伯任重亦當先言東方北面以東為右西為左入左入右隨其方為位嫌東西相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明北面也諸侯朝見天子必獻國之所有以表忠敬之心故諸侯皆陳四黄馬朱鬣以為庭實言實之於王庭也四馬曰乘言乘黄正是馬色黄矣黄下言朱朱非馬色定十年左傳云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是古人貴朱鬣知朱者朱其尾鬣也於時諸侯其數

必衆衆國皆陳四馬則非王庭所容諸侯各有所獻必當少陳之也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鄭玄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如鄭彼言則諸侯之享天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云皆陳馬者下云奉圭兼幣即馬是也圭是致馬之物鄭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然則此陳馬者是二王之後享王物也獨取此物以總表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圭亦享王之物下言奉圭此不陳圭者圭奉以致命不陳之也案覲禮諸侯享天子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乘黄者因喪禮而行朝故畧之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以諸侯為賔稱訓舉也舉奉圭兼幣之辭以圭幣奉王而為之作辭辭出一人之口而言一二者見諸侯同為此意意非一人也鄭玄云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是也言衛者諸侯之

在四方皆為天子蕃衛故曰臣衛此時成王始崩即得有諸侯在京師者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也諸侯享天子其物甚衆非徒圭馬而已皆是土地所有故云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然舉奉圭兼幣乃是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入其朝則侯氏總入故鄭玄注曲禮云春受贄於朝受享於廟是朝與享别此既諸侯總入而得有庭實享禮者以新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注云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為盡禮也義嗣德三字史言王答拜之意也康王先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為天子無所嫌故答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為主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傳冡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内見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

傳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謂誅紂也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傳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傳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令王敬之哉傳敬天道務崇先人之美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傳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德之祖寡有之教命音義羑羊九反馬云道也戡音堪遺唯季反注及下同施以豉反壞音怪疏正義曰太保召公與司徒芮伯

皆共諸侯並進相顧而揖乃並再拜稽首起而言曰敢告天子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誅殺殷紂惟周家文王武王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以此王有天下惟我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戡定其為王之功用布遺後人之美將使施及子孫無有窮盡之期今王新即王位其敬之哉當張大我之六師令國常強盛無令傾壞我高祖寡有之命戒王使繼先王之業也

傳正義曰召公為冢宰芮伯為司徒司徒位次冢宰故言太保與芮伯咸進芮伯已下共告羣臣諸侯並皆進也相揖者揖之使俱進也太保揖羣臣羣臣又報揖太保故言相揖勠足然後相揖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羑聲近猷故訓之為道王肅云羑道也文王所憂非憂西土而已特言能憂西土之民本其初起於西土故也皇訓大也國之大事在於強兵故令張大六師之衆高德之祖謂文王也王肅云美文王少有及之故曰寡有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傳順其戒而告之不言羣臣以外見内惟予一人釗報誥傳報其戒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傳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傳致行至中信之道用顯明于天下言聖德洽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傳言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傳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命于上天大天用順其

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傳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為藩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傳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而法循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傳言雖汝身在外土為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在王室熊羆之士勵朝臣此督諸侯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傳當各

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謂也音義甸男衛馬本從此以下為康王之誥又云與顧命差異敘歐陽大小夏侯同為顧命厎至齊信馬讀厎至齊絶句厎之履反熊音雄羆彼皮反畀必利反徐甫至反王于況反傳直専反督丁木反鞠居六反疏正義曰羣臣諸侯既進戒王王順其戒呼而告之曰衆邦在侯甸男衛諸服內之國君惟我一人釗報誥卿士羣公昔先君文王武王其道甚大政化平美専以美道教化不務咎惡於人致行至美中正誠信之道用是顯明于天下言聖道博洽也文武既聖時臣亦賢則亦有如熊如羆之勇士不二心之忠臣共安治王家以君聖臣良之故用能受端直之命于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使文武受此諸國王有天下言文武得賢臣之力也文武以得臣力之故乃施政令封立賢臣為諸侯者樹之以為藩屏

令屏衛在我後之人先王所立諸侯即令諸侯之祖故舉先世之事以告今之諸侯令我一二伯父庶㡬相與顧念文武之事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之道而法循之亦當以忠誠輔我天子雖汝身在外土為國君汝心常當無有不在王室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以遺我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謂戒令匡弼已也○予一人釗者禮天子自稱予一人不言名此王自稱名者新即王位謙也傳正義曰羣臣戒王使勤王又戒之使輔已是順其事而告之也上文太保芮伯進言不言諸侯以内見外此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内欲令互相備也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畧舉其事猶武成云甸侯衛駿奔走亦畧舉之矣孔以富為美故云政化平美不務咎惡于人言哀矜下民不用刑罰之王肅云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是也孔以齊為中致行中正誠信之道王肅云立大中之道也覲禮言天子呼諸侯之禮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

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計此時諸侯多矣獨云伯父與同姓大國言之也諸侯先公以臣道服於先王其事有法故今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以臣之道而法循之王之此誥並誥羣臣諸侯但互相發見其言不備言先王有熊羆之士勵朝臣使用力如先世之臣也此言汝身在外土心念王室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傳已聽誥命趨出罷退諸侯歸國朝臣就次王釋冕反喪服傳脫去黼冕反服喪服居倚廬音義去羌呂反疏正義曰羣公總謂朝臣與諸侯也鄭玄云羣公主為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為君諸侯為天子皆斬衰

序康王命作册畢傳命為册書以命畢公分居里成周郊傳分别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作畢命音義别彼列反疏正義曰康王命史官作册書命畢公使畢公分别民之居里令善惡有異於成周之邑成定東周之郊境史敘其事作畢命傳正義曰周禮内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此云命作册者命内史為册書以命畢公故云以册命畢公殷之頑民遷居此邑歴世化之已得純善恐其變改故更命畢公分别民之居里異其善惡即經所云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皆是也分者令其善惡分别使惡者慕善非分别其處使之異居也此邑本名成周欲以成就周道民不純善則是未成故命畢公教之成定東周郊境即經申畫郊

圻慎固封守是其使有保護

畢命傳言畢公見命之書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傳康王即位十二年六月三日庚午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傳於朏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豐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傳用成周之民衆命畢公使安理治正成周東郊令得所音義朏普忽反徐芳尾反又芳憒反朝直遥反鎬戶老反釐力之反治直吏反一本作治政則依字讀令力呈反疏正義曰惟康王即位十有

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月光朏然而明也于朏後三日壬申王早朝行從宗周鎬京至于豐邑就文王之廟以成周之民衆命太師畢公使安理東郊之民令得其所傳正義曰漢初不得此篇有偽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歷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偽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玄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玄所見又似異于豐刑皆妄作也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也此日未有事而記此庚午朏者為下言壬申張本猶如記朔望與生魄死魄然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

殷命傳王順其事歎告畢公代周公為太師為東伯命

之代君陳言文武布大德于天下故天佑之用能受殷王之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傳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傳惟殷頑民恐其叛亂故徙于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歴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傳言殷民遷周已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傳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

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傳言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正色率下下人無不敬仰師法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傳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為王垂拱仰公成理言其上顯父凡下施子孫音義大音泰毖音秘近如字又附近之近度待洛反舊作待路反上時掌反更古衡反懋音茂拱九勇反仰如字徐五亮反疏正義曰康王順其事歎而呼畢公曰

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布大徳于天下用此能受殷之王命代殷為天子惟周公佐助先王安定其家慎彼殷之頑民恐其或有叛逆故遷于洛邑令之比近王室用使化其教訓自爾已來既歴三紀人世既變風俗亦移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一人用是而得安寧但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今日雖善或變為惡若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更須選賢教之舉善勸之宜此任者莫先于公惟公勉力行徳能勤小事輔佐四世正色率下無有不敬仰師法公言者公之善功多于先王我小子垂衣拱手仰公成理將欲任之故歎稱其徳也傳正義曰畢公代周公為太師故王呼為父師率東方諸侯是為東伯也蓋君陳卒命之使代君陳也釋詁云左右助也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伐殷之時周公已有其功復能遷殷頑民言其功之多也周公以攝政七年營成周成王元年遷殷頑民成王在位之年雖未知其實當在三十左右至今應三十六年是

殷民遷周已歷三紀十二年者天之大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紀父子易人為世大禹謨云賞延于世謂緣父及子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有寒暑生焉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隨俗而有寬猛異焉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故寒暑易節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故寬猛相濟天道有寒暑遞來政教以寬猛相濟民之風俗善惡無常或善變為惡或惡變為善不可以其既善謂善必不變民之俗善須以善養之令善遂不變人之俗有不善當善法御之使變而為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民無所勸慕民無所慕則變為惡矣殷民今雖已善更當以善教之欲以屈畢公之意小物猶小事也能勤小事則大事必能勤矣故舉能勤小事以為畢公之善釋詁云亮佐也晉語說文王之事云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于文王之世已為大臣是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也正色謂嚴其顏色不惰慢不阿諂以此率下下民無不

敬仰師法之先王之功無由可及言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方欲委之以事盛言之重其功美矣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傳令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往為之哉言非周公所為不敢枉公往治

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傳言當識别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為善病其為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

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傳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沮勸

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

四海傳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慎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圻安則四海安矣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傳政以仁義為常辭以理實為要故貴尚之若異於先王君子所不好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傳紂以靡靡利口惟賢覆亡國家今殷民利口餘風未絶公其念絶之音義治直吏反下政治同別彼列反癉丁但反俾必爾反沮辭汝反又慈呂反守徐始救反重直用反好呼報反覆芳服反疏正義曰王更歎而呼畢公曰嗚呼父師今日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公其往為之哉公往至彼當識別善之與

惡表異其善者所居之里彰明其為善病其為惡其為善之人當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其有不循道教之常者則殊其井田疆界使之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更重畫郊圻境界謹慎牢固其封疆守備以安彼四海之內為政貴在有常言辭尚其體實要約當不惟好其奇異商之舊俗靡靡然好相隨順利口辯捷阿諛順旨者惟以為賢餘風至今未絕公其念絕之哉戒畢公以治殷民之法傳正義曰旌旗所以表識貴賤故傳以旌為識淑善也慝惡也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知其善者表異其所居之里若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者也表其善者則惡者自見明其為善當褒賞之病其為惡當罪罰之其有善人立其善風令邑里使放傚之揚其善聲告之使遠使聞知之孟子云方里為井井九百畝使民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然則先王制之為井田也欲使民相親愛生相佐助死相殯葬不循道教之常者其人

不可親近與善民雜居或染善為惡故殊其井田居界令民不與來往猶今下民有大罪過不肯服者則擯出族黨之外吉凶不與交通此之義也亦旣殊其井田必當思自改悔使其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沮止為惡者勸勉為善者郊圻謂邑之境界境界雖舊有規畫而年世久遠或相侵奪當重分明畫之以防後相侵犯雖舉邑之郊境為言其民田疆畔亦令更重畫之不然何以得殊其井疆也王城之立四郊以為京師屏障預備不虞又當謹慎牢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之內此是王之近郊牢設守備惟可以安京師耳而云安四海者京師安則四海安矣韓宣子稱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順之意紂之為人拒諫飾非惡聞其短惟以靡靡相隨順利口捷給能隨從上意者以之為賢商人效之遂成風俗由此所以覆亡國家殷民利口餘風至今不絕公其念絕之欲令其變惡俗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

以蕩陵德實悖天道傳特言我聞自古有之世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邈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傳言敝俗相化車服奢麗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兹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傳此殷衆士居寵日久怙恃奢侈以滅德義服飾過制美于其民言僭上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傳言殷衆士驕恣過制矜其所能以自侉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雖今順從周制心未厭服以禮閑禦

其心惟難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傳以富資而能順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有德義是乃大順若不用古訓典籍於何其能順乎音義鮮息淺反悖布内反敝步寐反怙音戸侈若爪反厭於葉反又於甲反又於艶反

疏正義曰我聞古人言曰世有禄位之家恃富驕恣少能用禮以放蕩之心陵邈有德之士如此者實悖亂天道敝俗相化奢侈華麗雖相去萬世而共同一流此殷之衆士皆是富貴之家居處寵勢惟巳久矣怙恃奢侈以滅德義身卑而僭上飾其服美于其人驕恣過制矜能自侈行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令以法約之雖收斂其放佚之心恒防閑之惟大艱難資財富足能順道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能用德惟能行義是乃為大順德

也若不用古之訓典則於何其能順乎欲令畢公以古之訓典教殷民也傳正義曰凡以善言教化無非古之訓典於此特言我聞者言此事自古有之所以尤須嚴禁故也世有祿位財多勢重縱恣其心而無禮教如此之人少能不以放蕩之心陵邈有德者天道以上臨下以善率惡今乃以下慢上以惡陵善如此者實亂天道也席者人之所處故為居之義舊久也殷士多是世貴之家故為居寵日久怙恃已之奢侈自謂奢侈為賢德義廢而不行故為以滅德義又以人輕位卑美服盛飾是服飾過制度美于其人言僭上服服勝人也淫訓過也故為過制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故矜侈不變將用惡自終言雖收放心則已收之矣雖今順從周制畏威自止故怨猶在心未厭服故以禮閑禦其心惟難也閑謂防閑禦止也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

修傳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已治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修立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傳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君陳弘周公之訓能和其中畢公闡二公之烈能成其終三后協心同厎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傳三君合心為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澤惠施乃浸潤生民言三君之功不可不尚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傳言東夷

西戎南蠻北狄被髪左衽之人無不皆恃頼三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傅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為周家立無窮之基業于公亦有無窮之名以聞于後世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傳言後世子孫順公之成法惟以治嗚呼罔曰弗克惟旣厥心傳人之為政無曰不能惟在盡其心而已罔曰民寡惟慎厥事傳無曰人少不足治也惟在慎其政事無敢輕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傳敬順

文武成業以美于前人之政所以勉畢公音義治直吏反施始豉反浸子鴆反社而甚反又而鴆反為于偽反少詩照反疏傳正義曰美于前人之政所以勉勸畢公

序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傳穆王康王孫昭王子

作君牙傳君牙臣名音義穆王名滿君牙或作君雅疏正義曰穆王命其臣名君牙者為周大司徒之卿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君牙

君牙傳命以其名遂以名篇

王若曰嗚呼君牙傳順其事而歎稱其名而命之惟乃

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傳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録書于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之旌旗畫日月曰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傳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所能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傳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心懷危懼虎尾畏噬春冰畏陷危懼之甚音義畫胡卦反蹈徒報反噬市制反陷陷沒之陷疏傳正義曰周禮

司勲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鄭玄云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是有功者書于王之太常以表顯之也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王建太常是王之旌旗畫日月名之曰太常也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傳今命汝為我輔翼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

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傳繼汝先祖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道大布五常之教用和民令有法則

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傳言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中從汝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正

夏暑雨小民

惟曰怨咨傳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人惟曰怨歎咨嗟言心無中也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傳冬大寒亦天之常道民猶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傳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惟難哉當思慮其難以謀其易民乃寧音義膂音旅累劣偽反令力呈反易以豉反疏正義曰王言我以危懼之故令命汝為大司徒汝當作我股肱心膂言將任之如己身也繼汝先世舊所服行亦如父祖忠勤無為不忠辱累汝祖考當須大布五常之教用和天下兆民令有法則凡欲率下當先正身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能中正惟取汝之中正汝當正身心以率之夏月大暑大雨天之常也小民惟曰怨恨而咨嗟冬月

大寒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歎天不可怨民尚怨之治民欲使無怨其惟難哉思慮其難以謀其易為治不違道不逆民民乃安矣傳正義曰股足也肱臂也膂背也汝為我輔翼當如我之身故舉四支以喻為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如身也傳以膂為體以見四者皆體非獨膂為體也禮記緇衣云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此舉四體令以臣為心者君臣合體則亦同心詩云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是臣亦為君心也傳以祁為大故云冬大寒寒言大則夏暑雨是大雨于此言祁以見之上言暑雨此不言寒雪者于上言雨以見之互相備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傳歎文王所謀大顯明丕承哉武王烈傳言武王業美大可承奉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傳文武之謀業大明可承奉開助我後嗣皆以正

道無邪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傳汝惟當敬明汝五教用奉順于先王之道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傳言當答揚文武光明之命君臣各追配于前令名之人音義缺苦穴反疏正義曰王又歎言嗚呼大是顯明哉文王之謀也大可承奉哉武王之業也文王之謀武王之業開道佑助我在後之人皆以正道無邪缺言先王之道易可遵也汝惟敬明汝之五教用奉順於先王之道汝當答揚文武光明之命追配于前世令名之人令其順先王之道同古之大賢也傳正義曰文王未克殷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王已殺紂功成業就故美其業謀則明白可遵業則功成可奉故謀言顯烈言承詩周頌武篇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亦美武王業之大也文始謀之武卒成之文謀大

明武業可奉言先王以此成功開道佑助我之後人使我得安其事而奉行之以正道見其無邪罔缺失見其周備故傳言無邪缺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兹傳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籍是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用之則民治廢之則民亂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傳言當循汝父祖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音義治直吏反下注同辟必亦反

疏正義曰王順而呼之曰君牙汝為大司徒惟當奉用先世正官之法諸臣所行故事舊典于是法則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汝必奉而用之循汝祖考之

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汝君王自謂也

序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傳伯冏臣名也太僕長太御中大夫作冏命音義冏九永反字亦作臩長丁丈反疏正義曰穆王命其臣名伯冏者為周太僕正之官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冏命傳正義曰正訓長也周禮太御中大夫太僕下大夫孔以此言太僕正則官高于太僕故以為周禮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若是周禮太僕則此云太僕是矣何須云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案周禮太馭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御最為長既稱正于羣僕故以為太御中大夫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故春秋隨侯寵少師以為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命之為御凡御者最為密昵故此經云汝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故以為太

御中大夫掌御玉輅之官戎僕雖中大夫以戎事為重敘在太御之下故以太僕為長太僕雖掌燕朝非親近之任又是下大夫不得為長

冏命傳以冏見命名篇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徳嗣先人宅丕后傳順其事以命伯冏言我不能于道徳繼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傳言常悚懼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悔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傳聰明視聽遠齊通無滯礙臣雖官有

尊卑無不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傳雖給侍進御僕役從官官雖微無不用中正之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傳小臣皆良僕役皆正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傳言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音義怵勑律反惕他歷反礙五代反御如字一音樂從才用反注及下注侍從同疏正義曰王順其事而呼之曰伯冏惟我不能于道德而繼嗣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終常悚懼心內怵惕惟恐傾危中夜以起思望免其愆過昔在文王武王聰無所不聞明

無所不見齊中也每事得中聖通也通知諸事具身明
聖如此又小大之臣無不皆思忠良其左右侍御僕從
無非中正之人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其君出入起居無
有不敬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以此之故下民敬順
其命萬邦皆美其化由臣善故也傳正義曰禮記祭義
云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怵惕是心動
之名多憂懼之意也厲訓危也言常怵懼惟恐傾危易
稱夕惕若厲即此義也聰發於耳明發於目故為視聽
遠也齊訓中也聖訓通也動必
得中通而先識是無滯礙也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

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傳惟我一人無善實恃左
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其不及言此責羣臣正己繩

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傳言侍左右之臣彈正

過誤檢其非妄之心使能繼先王之功業音義繩市陵反俾必爾反疏正義曰王言惟我一人無善亦既無知實恃頼左右前後有職位之臣匡正其智所不及者責羣臣使正己也即言正己之事繩其愆過糾其錯謬格其非妄之心心有妄作則格正之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得臣匡輔乃可繼世也傳正義曰木不正者以繩正之繩謂彈正糾謂發舉其愆過則彈正之有錯謬則舉發之格謂檢括其有非理枉妄之心檢括使妄心不作臣當如此匡君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已無能責臣使如此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傳欲其教正羣僕無敢佞偽懋乃后德交修不逮傳言侍御之臣無小大親踈皆當勉汝君為德更代修進其所不及慎簡

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傳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音義更古衡反便婢緜反辟匹亦反徐扶亦反足將住反諛徐以朱反

疏正義曰令我命汝作太僕官大正汝當教正於羣僕侍御之臣勸勉汝君為德汝與同僚交更修進汝君智所不及之事汝為僕官之長當慎簡汝之僚屬必使皆得正人無得用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之人其惟皆當用吉良善士令選其在下屬官小臣僕隸之等皆用善人傳正義曰作大正正長也作僕官之長正於羣僕令教正之二正義不同也羣僕雖官有小大皆近天子近人主者多以諂佞自容令大僕教正羣僕明使教之無敢佞偽也案周禮太馭中大夫掌馭玉輅戎僕中大夫掌馭戎車齊僕下

大夫掌馭金輅道僕上士掌馭象輅田僕上士掌馭田輅羣僕謂此也府史已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選此令太僕正謹慎簡選僚屬者人主所用皆由臣下臣下銓擬可者然後用之故令太僕正慎簡僚屬也論語稱巧言令色足恭左邱明恥之便辟是巧言令色之類知是彼足恭也巧言者巧為言語以順從上意無情實也令色者善為顏色以媚說人主無本質也便僻者前却俯仰以足為恭側媚者為僻側之事以求媚於君此等皆是諂諛之人不可用為近官也媚愛也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鄭子產謂子皮曰誰敢求愛於子知此為側媚者為側行以求愛非是愛側人也若能愛在上則忠臣也不當禁其無用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傳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諂諛則其君乃自謂聖

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傳

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傳汝無親近於憸利小子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上以非先王之法非人其吉惟貨其吉傳若非人其實吉良惟以貨財配其吉良以求入於僕侍之臣汝當清審若時瘝厥官傳若用是行貨之人則病其官職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傳用行貨之人則惟汝大不能敬其君惟我則亦以此罪汝言不忠也

音義昵女乙反憸息廉反徐七漸反利口也本亦作思近附近之近道瀆也瘝故頑反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傳歎而勑之使敬用所言當長輔汝君於常法此穆王庶幾欲蹈行常法

序呂命傳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穆王訓夏贖刑傳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作呂刑音義贖音蜀注及下同疏正義曰呂侯得穆王之命為天子司寇之卿穆王於是用呂侯之言訓暢夏禹贖刑之法呂侯稱王之命而布告天下史録其事作呂刑傳正義曰呂侯得王命必命為王官周禮司寇掌刑知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鄭玄云呂侯受王命入為

三公引書說云周穆王以吕侯為相書說謂書綿刑將得放之篇有此言也以其言相知為三公即如鄭言當以三公領司寇不然何以得專主刑也名篇謂之吕刑其經皆言王曰知吕侯以穆王命作書也經言陳罰贖之事不言何代之禮故序言訓夏以明經是夏法王者代相革易刑罰世輕世重殷以變夏周又改殷夏法行於前代廢已久矣今復訓暢夏禹贖刑之法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以布告天下以其事合於當時故孔子録之以為法經多說治獄之事是訓釋申暢之也金作贖刑唐虞之法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則周亦有贖刑而遠訓夏之贖刑者周禮惟言士之金罰人似不得贖罪縱使亦得贖罪贖必異於夏法以夏刑為輕故祖而用之罪實則刑之罪疑則贖之故當並言贖刑非是惟訓贖罰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

有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三千案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劓皆千剕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改重從輕也然則周公聖人相時制法而使刑罰大重令穆王改易之者穆王遠取夏法殷刑必重於夏夏承堯舜之後民淳易治故制刑近輕輕則民慢故殷刑稍重自湯已後世漸苟酷紂作炮烙之刑明知刑罰益重周承暴虐之後不可頓使太輕雖減之輕猶重於夏法成康之間刑措不用下及穆王民猶易治故吕侯度時制宜勸王改從夏法聖人之法非不善也而不以經遠吕侯之智非能高也而法可以適時苟適於時事即可為善亦不言吕侯才高於周公法勝於前代所謂觀民設教遭時制宜刑罰所以世輕世重為此故也

呂刑傳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疏傳正義曰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為甫刑曰故傳解之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知後為甫侯者以詩大雅崧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為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為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别封餘國而為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為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然宣王以後改呂為甫鄭語史伯之言幽王之時也乃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仍得有呂者以彼史伯論四嶽治水其齊許申呂是其後也因上申呂之文而云申呂雖衰呂即甫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傳言呂侯見命為卿時穆王

以享國百年耄亂荒忽穆王即位過四十矣言百年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度作刑以詰四方傳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音義耄本亦作薹毛報反切韻莫報反度待洛反注同馬如字云法度也詰起一反疏正義曰惟呂侯見命為卿於時穆王享有周國已積百年王精神耄亂而荒忽矣王雖老耄猶能用賢取呂侯之言度時世所宜作夏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也傳正義曰史述呂侯見命而記王年知其得命之時王已享國百年也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是耄荒為年老精神耄亂荒忽也穆王即位之時已年過四十矣此至命呂侯之年未必已有百年言百年者美大其事雖則年老而能用賢以揚名故記其百年之耄荒也周本紀云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是修刑法者皆呂侯之意美

王能用之穆王即位過四十者不知出何書也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司馬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無逸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意在美王年老能用賢而言其長壽故舉從生之年以耄荒接之美其老之意也文不害意不與彼同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傳順古有遺訓言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易延及於平善之人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傳平民化之無不相寇賊為鴟梟之義以相奪攘矯稱上命若固有之亂之甚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

曰法傳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為五虐之刑自謂得法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傳三苗之主頑凶若民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於是始大為截人耳鼻椓陰黥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傳苗民於此施刑并制無罪無差有直辭者言淫濫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傳三苗之民瀆於亂政起相漸化泯泯為亂棼棼同惡

皆無中于信義以反背詛盟之約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傳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為德刑發聞惟乃腥臭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傳君帝帝堯也哀矜衆被戮者之不辜乃報為虐者以威誅遏絶苗民使無世位在下國也音義蚩尺之反尤有牛反馬云少昊之末九黎君名鴟尺之反鴟梟惡鳥馬云鴟輕也義本亦作誼究音軌攘如羊反矯居表反虔其然反劓魚器反刵徐如志反椓丁角反

黥其京反麗力馳反并必政反泯面忍反徐音民棼芳云反徐扶云反覆芳服反徐敷目反詛側助反背音佩約如字又於妙反闇音問又如字注同腥音星行下孟反皇帝皇宜作君字帝堯也遏於葛反

疏正義曰呂侯進言於王使用輕刑又稱王之言以告天下說重刑害民之義王曰順古道有遺餘典訓記法古人之事昔炎帝之末有九黎之國君號蚩尤者惟造始作亂惡化遞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民平民化之亦變為惡無有不相寇盜相賊害為鴟梟之義鈔掠良善外姦內宄劫奪人物攘竊人財矯稱上命以取人財若己固自有之然蚩尤之惡已如此矣至於高辛氏之末又有三苗之國君習蚩尤之惡不肯用善化民而更制重法惟作五虐之刑乃言曰此得法也殺戮無罪之人於是始大為四種之刑刵截人耳劓截人鼻椓劅人陰黥割人面苗民於此施刑之時并制無罪之人對獄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苗民斷獄並皆罪之無差簡有直辭者言濫

及無罪者也三苗之民慣瀆亂政起相漸染皆化為惡泯泯為亂棼棼同惡小大為惡民皆巧詐無有中於信義以此無中于信反背詛盟之約雖有要約皆違背之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上天下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為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腥臭無馨香也君帝帝堯哀矜衆被殺戮者不以其罪乃報為暴虐者以威止絕苗民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言以刑虐故滅之也傳正義曰古有遺訓順而言之故為順古有遺訓也蚩尤造始作亂其事往前未有蚩尤今始造之必是亂民之事不知造何事也下說三苗之主習蚩尤之惡作五虐之刑此章主說虐刑之事蚩尤所作必亦造虐刑也以峻法治民民不堪命故惡化轉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民亦化為惡也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當有舊說云然不知出何書也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為暴虐莫能伐之黄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

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如本紀之言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名也應劭云蚩尤古天子鄭云蚩尤霸天下黄帝所伐者漢書音義有臣瓚者引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諸説不同未知蚩尤是何人也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韋昭云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韋昭雖以九黎為蚩尤要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國語九黎在少昊之末二者不得同也九黎之文惟出楚語孔以蚩尤為九黎下傳又云蚩尤黄帝所滅言黄帝所滅則與史記同矣孔非不見楚語而為此説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黄帝雖滅蚩尤猶有種類尚在故下至少昊之末更復作亂若其不然孔意不可知也鄭玄云學蚩尤為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其意以蚩尤當炎帝之末九黎當少昊之末九黎學蚩尤九黎非蚩尤也蚩尤作亂當是作重刑以亂民以峻法酷刑民無所措手足困於苛虐所酷人皆苟且故平民化之無有

不相寇賊羣行攻刼曰寇殺人曰賊言攻殺人以求財也鴟梟貪殘之鳥詩云為梟為鴟梟是鴟類鄭玄云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刼奪人物傳言鴟梟之義如鄭說也釋詁云虔固也若固有之言取得人物如已自有也上說蚩尤之惡即以苗民繼之知經意言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靈善也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學蚩尤制之用五刑而虐為之故為五虐之刑不必皋陶五刑之外别有五也曰法者述苗民之語自謂所作得法欲民行而畏之如史記之文蚩尤黄帝所滅下句所説三苗帝堯所誅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是異世而同惡也鄭玄以為苗民即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至其子孫為三國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德故著其惡而謂之民孔惟言異世同惡不言三苗是蚩尤之子孫韋昭云三苗炎帝之後諸侯共工也三苗之主實國君也頑凶若民故

謂之苗民不於上經為傳者就此惡行解之以其頑凶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釋詁云淫大也於是大為截人耳鼻椓陰黥面苗民為此刑也椓陰即宮刑也黥面即墨刑也康誥周公戒康叔云無或劓刵人即周世有劓刵之刑非苗民别造此刑也以加無辜故曰五虐鄭玄云刵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謂羈黥人面苗民大為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臯陶之為鄭意蓋謂截耳截鼻多截之椓陰苦於去勢黥面甚於墨額孔意或亦然也三苗之民謂三苗國内之民也瀆謂慣瀆苗君久行虐刑民慣見亂政習以為常起相漸化泯泯相似之意棼棼擾攘之狀泯泯為亂習為亂也棼棼同惡共為惡也中猶當也皆無中於信義言為行無與信義合者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亂世之民多相盟詛既無信義必皆違之以此無中於信反背詛盟之約也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言其處處告也天矜於下俯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馨香以喻善也其所以為德刑苗民自

謂是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是腥臭腥臭腥惡也釋詁云皇君也此言遏絕苗民下句即云乃命重黎重黎是帝堯之事知此滅苗民亦帝堯也此滅苗民在堯之初興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而堯之末年又有竄三苗者禮天子不滅國擇立其次賢者此為五虐之君自無世位在下其改立者復得在朝但此族數生凶德故歷代每被誅耳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傳重即羲黎即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明不相干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傳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故使鰥寡得所

無有掩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傳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傳言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所以無能名焉音義重直龍反黎力兮反棐音匪又芳鬼反鰥居頑反清問馬云清訊也疏正義曰三苗亂德民神雜擾帝堯既誅苗民乃命重黎二氏使絕天地相通令民神不雜於是天神無有下至地地民無有上至天言天神地民不相雜也羣后諸侯相與在下國羣臣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鰥寡皆得其所無有掩蓋之者君帝帝堯清審詳問下民所患鰥寡皆有亂怨於苗民言誅之合民意堯視苗民見怨則又增修其德以德行威則民畏之不敢為非以德明人人皆勉力自修使德明言堯所行賞罰

得其所也傳正義曰楚語云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為巫史民神同位禍灾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絶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彼言主説此事而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即所謂育重黎之後使典之也以此知重即羲也黎即和也言羲是重之子孫和是黎之子孫能不忘祖之舊業故以重黎言之傳言堯乃命羲和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文也民神不擾是謂絶地天通楚語文也孔惟加各得其序一句耳楚語又云司天屬神司地屬民令神與天在上民與地在下定上下之分使民神不雜則祭享有度災厲不生經言民神分别之意故言罔有降格言天神無有降至於地者謂神不干民孔因互文云地民不有上至於天者言民不

干神也乃總之云明不相干即是民神不雜也地民或作地祇學者多聞神祇又民字似祇因妄改使謬耳如楚語云乃命重黎是顓頊命之鄭玄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即是命重黎之身非義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遏絕苗民下云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案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九黎三苗非一物也顓頊誅九黎謂之遏絕苗民於鄭義為不愜楚語言顓頊命重黎解為帝堯命羲和於孔說又未允不知二者誰得經意也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此經二句說帝堯之德事也而其言不順文在苗民之下故傳以為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敦德以臨之以德行其威罰則民畏之而不敢為非明賢則德明人者若凡人雖欲以德明賢者不能照察今堯德明賢者則能以德明識賢人故皆勸慕為善明與上句相互則德威者凡人雖欲以德

行威不能威肅令堯行威罰則能以德威威罰罪人故人皆畏威服德也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傳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傳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傳言伯夷道民典禮斷之以法皐陶作士制百姓於刑之中助成化道以教民為敬德音義折之設反

下同馬鄭王皆音悊馬云智也種章用反殖承力反斷丁亂反下同祗止而反

疏 正義曰堯既誅苗民乃命三君伯夷禹稷憂施功於民使伯夷下禮典教民折斷下民惟以典法伯禹身平治水土主名天下山川其無名者皆與作名后稷下教民布種在於農畝種殖嘉穀三君者各成其功惟以殷盛於民使民衣食充足乃使士官制御百官之姓於刑之中正以教民為敬德言先以禮法化民民既富而後教之非苟欲刑殺也 傳正義曰伯夷與稷言降禹不言降降可知降下也從上而下於民也舜典伯夷主禮典教民而斷以法即論語所謂齊之以禮也山川與天地並生民應先與作名但禹治水萬事改新古老既死其名或滅故當時無名者禹皆主名之言此者以見禹治山川為民於此耕稼故也此三事者皆是為民故傳既解三事乃結上句此即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憂欲與民施功也此三事之次當禹功在先先治水土乃得種穀民得穀食乃能行禮管

子云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是言足食足衣然後行禮也此經先言伯夷者以民為國之本禮是民之所急將言制刑先言用禮刑禮相須重禮故先言之也此經大意言禹稷教民使衣食充足伯夷道民使知禮節有不從教者乃以刑威之故先言三君之功乃說用刑之事言禹稷教民稼穡衣食既已充足伯夷道民典禮又能折之以法禮法既行乃使臯陶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令百官用刑皆得中正使不僭不濫不輕不重助成道化以教民為敬德言從伯夷之法敬德行禮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傳堯躬行敬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灼然彰著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

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傳天下皆勤

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道以治於民輔成常

教【音義】治直吏反【疏】正義曰言堯躬行敬敬之道在於上位三后之徒躬秉明德明君道在於下君臣敬明其德灼然著於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悉皆勤行德矣天下之士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大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美堯君臣明德能用刑得中以輔禮教傳正義曰釋訓云穆穆敬也明明重明則穆穆重敬當敬天敬民在於上位也明明在下則是臣事知是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也彰著於四方四方皆法效之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刑者所以助教而不可專用非是身有明德則不能用刑以天下之大萬民之衆必當盡能用刑天下乃治此美堯能使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言

天下皆能用刑盡得中正循治民之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伯夷所典之禮是常行之教也

典獄非

訖于威惟訖于富傳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恕非絶於威惟絶於富世治貨賂不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傳堯時典獄皆能敬其職忌其過故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傳凡明於刑之中無擇言在身必是惟能天德自為大命配享天意在於天下音義賂來故反疏正義曰堯時典獄之官非能止絶於威絶於富受貨然後得富無貨富自絶矣言於時世治貨賂不行堯時典獄之官皆能敬其職事忌其過失無有可擇之言在於其身天德平均惟能為天之德志性平均自為長久大命配當天意在於天下言堯德化之深有犯必當行威威刑不可止也惟能止

於時典獄之官皆能賢也傳正義曰克時主獄之官有威嚴有德行有恕心有犯罪必罪之是有威也無罪則赦之是有德也有威有德有恕心行之不受貨賂是恕心也訖是盡也故傳以訖為絕不可能使民不犯非絕於威能使不受貨賂惟絕於富言以恕心行之世治則貨賂不行故獄官無得富者惟克天德言能效天為德當謂天德平均獄官效天為平均凡能明於刑之中正矣又能使無可擇之言在身者此人必是惟能為天平均之德斷獄必平矣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若能斷獄平均者必壽長久大命大命由已而來是自為大命享訓當也是此人能配當天命在於天之下鄭云大命謂延期長久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傳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為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今爾何監非

時伯夷播刑之廸傳言當視是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傳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戒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傳言苗民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為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貨所以為亂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傳苗民任奪貨姦人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天不潔其所為故下咎罪謂誅之苗民無辭于罰乃絶

厥世傳言罪重無以辭於天罰故殄絶其世申言之為至戒音義為于偽反任而鴆反重輕重之重麗力馳反蠲吉緣反咎其九反疏正義曰王呼諸侯戒之曰咨嗟汝四方主政事典獄訟者諸侯之君等非汝惟為天牧養民乎言汝等皆為天養民言任重也受任既重當觀古成敗今汝何所監視乎其所視者非是伯夷布刑之道乎言當效伯夷善布刑法受令名也其今汝何所懲創乎其所創者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乎言當創苗民施刑不當取滅亡也彼苗民之為政也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於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為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之貨賂任用此人使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之人上天不潔其所為故下咎惡於苗民苗民無以辭於天罰乃絶滅其世汝等安得不懲創乎傳正義曰伯夷典禮皐陶主刑刑禮相成以為治不使視皐陶而令視伯夷者欲其先禮而後刑道之以禮

禮不從乃刑之則刑亦伯夷之所布故令視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王肅云伯夷道之以禮齊之以刑上言非時此言惟時文異者非時者言豈非是事也惟時者言惟當是事也雖文異而意同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也言其正謂察於獄之施刑不當於罪以取滅亡以亂加無罪者正謂以罪加無罪是亂也蠲訓潔也天不潔其所為者鄭玄云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潔故下禍誅之

王曰嗚呼念之哉傳念以伯夷為法苗民為戒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傳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伯仲叔季順少長也舉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聽從我言庶幾有至命今爾罔不由慰

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傳令汝無不用安自居日當勤之汝無有徒念戒而不勤天齊於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傳天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一日所行非為天所終惟為天所終在人所行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傳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傳先戒以勞謙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

正直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其乃安寧長久之道音義聽如字又他經反少詩照反長丁丈反日人實反一音曰天齊於民絶句馬云齊中也俾我絶句俾必爾反疏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汝等諸馬本作矜矜哀也侯其當念之哉念以伯夷為法苗民為戒既令念此法戒又呼同姓諸侯曰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等汝皆聽從我言依行用之庶幾有至善之命命必長壽也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曰我當勤之哉汝已許自勤即當必勤汝無有徒念我戒許欲自勤而身竟不勤戒使必自勤也上天欲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令我為天子整齊下民也我一日所行失其道非為天所終一日所行得其理惟為天所終此事皆在人所行言已當慎行以順天也我已冀欲順天汝等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用我一人之戒汝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欲

令其謙而勿自恃也汝等惟當敬慎用此五刑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以輔我天子我天子一人有善事則億兆之民蒙賴之若能如此其乃安寧惟久長之道也傳正義曰此総告諸侯不獨告同姓知舉同姓包異姓也格訓至也言庶幾有至命至命當謂至善之命不知是何命也鄭玄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云至命亦謂壽考由用也慰安也人之行事多有始無終從而不改王既殷勤教誨恐其知而不行或當曰欲勤行而中道倦怠故以此言戒之令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言曰我當勤之安道者謂勤其職是安之道若不勤其職是危之道也天整齊於下民者欲使之順道依理以性命自終也以民不能自治故使我為之使我為天子我既受天委付務欲稱天之心墜失天命是不為天所終保全禄位是為天所終我一日所行善之與惡非為天所終惟為天所終皆在人所行王言已冀欲使為行稱天意也逆迎也上天授人為主是下天命也諸侯上

輔天子是逆天命也言與天意相迎逆也汝當庶幾敬迎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欲使之順天意而用已命凡人被人畏必當自謂已有可畏敬被人譽必自謂已實有美德故戒之汝等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教之令謙而不自恃也上句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是先戒以勞謙之德也勞謙易謙卦九三爻辭謙則心勞故云勞謙天子有善以善事教天下則兆民蒙賴之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傳吁歎也有國土諸侯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傳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所度非惟及世

輕重所宜乎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傳兩謂囚證造至也
兩至具備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五辭簡孚正
于五刑傳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五刑不
簡正于五罰傳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
罪五罰不服正於五過傳不服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
赦免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傳五過之所
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
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其罪惟均其審克之傳以病所

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清察能使之不行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傳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簡孚有衆惟貌有稽傳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重刑之至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傳無簡核誠信不聽理其獄皆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音義吁況于反馬作于于於也度待洛反注同馬云造謀也造七報反注同核辛草反應應對之應下同疵才斯反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賕也疏正義曰凡與人言必呼使來前吁歎聲也王歎而呼諸侯曰吁來有邦國有土地諸侯國君等告汝以善用刑

之道在於今日汝安百姓兆民之道何所選擇非惟選擇善人乎何所敬慎非惟敬慎五刑乎何所謀度非惟度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乎即教諸侯以斷獄之法凡斷獄者必令囚之與證兩皆來至囚證具備取其言語乃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其五刑之辭簡核信實有罪則正之於五刑以五刑之罪罪其身也五刑之辭不如衆所簡核不合入五刑則正之於五罰罰謂其取贖也於五罰論之又有辭不服則正之於五過過失可宥則赦宥之從刑入罰從罰入過此五過之所病者惟甞同官位惟詐反囚辭惟内親用事惟行貨枉法惟舊相往來以此五病出入人罪其罪與犯法者均其當清證審察能使五者不行乃為能耳五刑之疑有赦赦從罰也五罰之疑有赦赦從過也過則赦之矣其當清證審察使能之勿使妄入人罪妄得赦免既得囚辭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皆可刑或皆可放雖云合罪惟更審察其貌有所考合謂貌又當罪乃決斷之無簡不聽

者謂雖似罪狀無可簡核誠信合罪者則不聽理其獄
當放赦之皆當嚴敬天威勿輕聽用刑也傳正義曰何
度非及其言不明以論刑事而言度所及知所度者度
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王肅云度謀也非當與主獄者
謀慮刑事度世輕重所宜也兩謂兩人謂囚與證也凡
競獄必有兩人為敵各言有辭理或時兩人皆須證則囚
之與證非徒兩人而已兩人謂囚與證不為兩敵至者
將斷其罪必須得證兩敵同時在官不須待至且兩人
競理或並皆為囚各自須證故以兩為囚與證也兩至
具備謂囚證具足各得其辭乃據辭定罪與衆獄官共
聽其辭觀其犯狀斟酌入罪或入墨劓或入宮剕故云
聽其入五刑之辭也既得囚證將入五刑之辭更復簡
練核實知其信有罪狀與刑書正同則依刑書斷之應
墨者墨之應殺者殺之不簡核者謂覆審囚證之辭不
如簡核之狀既囚與證辭不相符合則是犯狀不定謂
不應五刑不與五刑書同獄官疑不能決則當正之於

五罰令其出金贖刑依準五刑疑則從罰故為五罰即下文是也令律疑罪各依所犯以贖論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涉疑似如此者皆為疑罪不服不應罰者欲令贖罪而其人不服獄官重加簡核無服疑似之狀本情非罪不可强遣出金如是者則正之於五過雖事涉疑似有罪乃是過失過則可原故從赦免下文惟有五刑五罰而無五過亦稱五者緣五罰為過故謂之五過五者之過皆可原也釋詁云疵病也此五過之所病皆謂獄吏故出入人罪應刑不刑應罰不罰致之五過而赦免之故指言五過之疵於五刑五罰不赦其罪未有此病故不言五刑之疵五罰之疵應刑而罰亦是其病於赦免言病則赦刑從罰亦是病可知損害王道於政為病故謂之病惟官謂嘗同官位與吏舊同僚也或詐反囚辭拒諱實情不承服也或內親用事囚有親戚在官吏或望其意而曲筆也或行貨於吏吏受財枉法也或因與吏舊相

往來此五事皆是病之所在五事皆是枉法但枉法多是為貨故於貨言枉餘皆枉可知以五病所在出入人罪不罰不刑使得在於五過妄赦免之此獄吏之罪與犯法者同諸侯國君清證審察能使之不行乃為善也此以病所在惟出入罪耳而傳并言入者有罪而妄出與無罪而妄入獄吏之罪等故以出入言之今律故出入者與同罪即此是也刑疑有赦赦從罰也罰疑有赦赦從免也上云五罰不服正於五過即是免之也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知過則赦之不得疑也其當清察能得其理不使應刑妄得罰應罰妄得免也舜典云眚災肆赦大禹謨云宥過無大易解卦象云君子以赦過宥罪論語云赦小過是過失之罪皆當赦放故知過即是赦之鄭玄云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云凡執禁以齊衆者不赦過如鄭此言五罰不服正於五過者五過皆當罪之也五刑之疑赦刑取贖五罰疑者反使服刑是刑疑而輸贖罰疑而受刑不疑而更輕可

疑而益重事之顛倒一至此乎謂之祥刑豈當若是然則不赦過者復何所謂執禁以齊衆非謂平常之過失也人君故設禁約將以齊整大衆小事易犯人必輕之過犯悉皆赦之衆人不可復禁是故不赦小過所以齊整衆人令其不敢犯也令律和合御藥誤不如本方御幸舟船誤不牢固罪皆死之軍興者斬故失等皆是不赦過也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皆以為可刑或以為可赦未得即斷之惟當察其囚貌更有所考合考合復同乃從衆議斷之重刑之至也察其貌者即周禮五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鄭玄以為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是察其貌有所考合也無簡核誠信者謂簡核之於罪無誠信效驗可簡核即是無罪之人當赦之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傳刻其顙而涅之曰墨

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黄鐵也閱實其罪使與罰各相當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傳截鼻曰劓刑倍百為二百鍰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傳刖足曰剕倍差謂倍之又半為五百鍰宫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傳宫滛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序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傳死刑也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宫罰之屬

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傳别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音義辟婢亦反鍰徐戶關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說文云六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馬同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劔重九鋝俗儒近是閔音悅顡素黨反湼乃結反剕扶謂反倍差側加反下同傳云五百鍰也馬云倍二百為四百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之一凡五百三十二鍰三分鍰之一也剕音月又五割反絶也見賢遍反

疏傳正義曰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已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刑其刻顡截鼻刖足割勢皆法傳於先代孔君親見之說文云顡顡額也墨一名黥鄭玄周禮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額為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六兩曰鍰蓋古語存於當時未必有明文也考工記云戈矛重三

鋝馬融云鋝量名當與呂刑鍰同俗儒云鋝六兩為一川不知所出耳鄭玄云鍰稱輕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為鈞十鈞為鍰鍰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為鍰二鍰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鍰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鍰為鋝如鄭玄之言一鍰之重六兩多於孔王所説惟校十六銖爾舜典云金作贖刑傳以金為黃金此言黃鐵者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為金今別之以為四名此傳言黃鐵舜典傳言黃金皆是今之銅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稱黃金或言黃鐵謂銅為金為鐵爾閱實其罪檢閱核實其所犯之罪使與罰名相當然後收取其贖此既罪疑而取贖疑罪不定恐受贖參差故五罰之下皆言閱實其罪慮其不相當故也釋詁云剕刖也李巡云斷足曰刖說文云刖絶也是刖者斷絶之名故刖足曰剕贖劓倍墨剕應倍劓而云倍差倍之又有差則不啻一倍也下句贖宮六百鍰知倍之又半之為五百鍰也截鼻重於黥額

相校猶少刖足重於截鼻所校則多刖足之罪近於宮
刑故使贖剕不啻倍劓而多少近於贖宮也伏生書傳
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刑為淫刑也男子之
陰名為勢割去其勢與椓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
閉於宮使不得出也本制宮刑主為淫者後人被此罪
者未必盡皆為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為司宮
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近代反逆
緣坐男子十五以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
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宮是次死之刑宮於四
刑為最重也人犯輕刑者多犯重刑者少又以鍰數以
倍相加序五刑先輕後重取事之宜釋詁云辟罪也死
是罪之大者故謂死罪為大辟經歷陳罰之鍰數五刑
之疑各自入罰不降相因不令死疑入宮宮疑入剕者
是古之制也所以然者以其所犯疑不能決故使贖之
次刑非其所犯故不得降相因此經歷言二百三百五
百者各自刑之條也每於其條有犯者實則刑之疑則

罰之刑屬罰屬其數同也別言罰屬五者各言其數合言刑屬但總云三千明刑罰同其屬數互見其義以相備也經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文異於上四罰者以大辟二字不可云大辟罰之屬故分為二句以其二字足使成文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傳上下比方其罪無聽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傳惟當清察罪人之辭附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

上刑適輕下服傳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

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傳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輕重諸刑罰各有權宜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

非齊有倫有要傳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音義僭子念反并必政反數色住反疏正義曰此又述斷獄之法將斷獄訟當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乃與獄官衆議斷之其囚有僭亂之虚辭者無得聽之勿用此辭斷獄此僭亂之辭言不可行也惟當清察罪人之辭惟當附以法理其當詳審使能之勿使僭失為不能也上刑適輕者謂一人雖犯一罪狀當輕重兩條據重條之上有可以虧減者則之輕條服下罪也下刑適重者謂一人之身輕重二罪俱發則以重罪而從上服令之服上罪或輕或重諸所罪罰皆有權宜當臨時斟酌其狀不得雷同加罪刑罰有世輕世重當視世所宜權而行之刑罰者所以齊非齊者有倫理有要善戒令審量之傳正義曰罪條雖

有多數犯者未必當條當取故事並之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獄官不能盡賢其間或有阿曲宜預防之僭不信也獄官與因等或作不信之辭以惑亂在上人君無得聽此僭亂之辭以自疑惑勿即用此僭亂之辭以之斷獄此僭亂之言不可行用也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者謂若一人有二罪則應兩罪俱治今惟斷獄以重條而輕者不更別數與重并數為一劉君以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為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者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為重是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贓罪罪從重科輕贓亦備是為而輕并數也知不然者案經既言下刑適重上服則是重上服而已何得為輕贓亦備又今律云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為重者此即是下刑適重之條而以為上刑適輕之例實為未允且孔傳下經始云一人有二罪則上經所云非一人有二罪

者也劉君妄為其說故令不從刑罰隨世輕重言觀世而制刑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周禮大司寇文也鄭玄云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為其民未習於教也平國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亂國篡弑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傳刑罰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惡人極于病苦莫敢犯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傳非口才可以斷獄惟平良可以斷獄無不在中正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傳察囚辭其難在於差錯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傳當憐下人之犯法

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其刑其罰其審克之傳其所刑其所罰其當詳審能之無失中正獄成而孚輸而孚傳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劾文辭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傳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音義當丁浪反上時掌反下注同鞫九六反劾亥代反玉篇胡得反疏正義曰言聖人之制刑罰所以懲創罪過非要使人死也欲使惡人極於病苦莫敢犯之而已非口才辯佞之人可以斷獄惟良善之人乃可以斷獄言斷獄無非在其中正佞人即不能然也察囚之辭其難在於言辭差錯斷獄者

非從其僞辭惟從其本情斷獄之時當哀憐之下民之犯法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輕耳斷之必令典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皆庶幾得中正之道其所刑罰其當詳審能之勿使失中其斷獄成辭得其信實又當輸汝信實之狀而告於王其斷刑文書上於王府皆使備具勿有踈漏其囚若犯二事罪雖從重有并兩刑上之者言有兩刑亦具上之恐獄官有所隱沒故戒之傳正義曰論語云陽膚為士師曾子戒之云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是斷獄者於斷之時當憐下民之犯法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當須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輕耳即決之五刑之屬三千皆著在刑書使斷獄若依案用之宜令斷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書當其罪令人之所犯不必當條須探測刑書之意比附以斷其罪若卜筮之占然故稱占也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令獄官同心思使中也此言明啓刑書而左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彼鑄刑書以宣示百姓

故云臨事時宜不預明刑辟人有犯罪原其情之善惡斷定其輕重乃於刑書比附而罪之故彼此各據其一義不相違也孚信也輸寫也下而為汝也斷獄成辭而得信實當輸寫汝之信實以告於王勿藏隱其情不告王也曲必隱情直則無隱令其不隱情者欲使之無阿曲也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謂上其鞫劾文辭也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若今曹司寫案申尚書省也有并兩刑謂人犯兩事刑有上下雖罪從重斷有兩刑者亦并具上之使王知其事王或時以下刑為重改下之上故并亦上之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傳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諸侯族同族姓異姓也我言多可戒懼以儆之朕敬于刑有德惟刑傳我敬於刑當使有德者惟典

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傳今天治民人君為配天在下當承天意聽訟當清審單辭單辭特難聽故言之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傳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兩辭棄虚從實刑獄清則民治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傳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成私家於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傳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之事其報則以衆人見罪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傳當長畏懼惟為天

所罰非天道不中惟人在教命使不中不中則天罰之

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傳天道罰不中令

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中將亦罰之音義

儆音景相如字馬息浪反助也治直吏反令力呈反疏正義曰王歎而呼諸侯曰嗚呼刑罰事重汝當敬之

哉謂諸侯官之長此同族異姓等我言多可戒懼我敬

於刑當敬命有德者惟典刑事令上天治民命人君為

天子配天在於下承天之意為事甚重其聽獄訟當明

白清審於獄之單辭民之所以治者由獄官無有不用

中正聽訟之兩辭由以中正之故下民得治汝獄官無

有敢受貨賂成私家於獄之兩辭勿於獄之兩家受貨

致富治獄受貨非家寶也惟是聚罪之事言汝身多違

則不達虛言戒行急惡踈非虛論矣多聚罪則天報汝

以衆人見被尤怨而罰責之汝當長畏惟天所罰天罰汝者非是天道不中惟人在於自作教命使不中爾教命不中則天罰汝天道罰不中也若令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則是人主不中天亦將罰人主諸侯為民之主故以天罰懼之傳正義曰此篇主多戒諸侯百官之長故知官長即諸侯也襄十二年左傳哭諸侯之例云異姓臨於外同族於禰廟是相對則族為同姓姓為異姓也告之以我言多可戒懼者以儆戒之也下言民無善政則天罰人主是儆戒諸侯也當使有德者惟典刑言將選有德之人使為刑官刑官不用無德之人也傳以相為治令天治民者天有意治民而天不自治使人治之人君為配天在下當承天意治民治之當使稱天心也欲稱天心聽獄當清審單辭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訟者多直己以曲彼搆辭以誣人單辭特難聽故言之也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己

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以斷獄者惟子路爾凡人少能然故難聽也獄之兩辭謂兩人競理一虛一實實者枉屈虛者得理則此民之所以不得治也民之所以得治者由典獄之官其無不以有中正之心聽獄之兩辭棄虛從實實者得理虛者受刑虛者不敢更訟則刑獄清而民治矣孔子稱必也使無訟乎謂此也典獄知其虛受其貨而聽其詐詐者虛而得理獄官致富成私家此民之所以亂也故戒諸侯無使獄官成私家於獄之兩辭府聚也功事也受獄貨非是家之寶也惟最聚近罪之事爾罪多必有惡報其報則以衆人見罪也衆人見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故下句戒令畏天罰之衆人見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汝諸侯等當長畏懼為天所罰天之罰人非天道不得其中惟人在其教命自使不中教命不中則天罰之諸侯一國之君施教命於民者也故戒以施教命中否也天道下罰罰不中者令使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中為人主不中故

無善政天將亦罰人主人主謂諸侯此言戒諸侯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

傳嗣孫諸侯嗣世子孫非一世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於民為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

傳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

受王嘉師監于兹祥刑

傳有邦有土受王之善衆而治之者視於此善刑欲其勤而

法之為無疆之辭音義屬音燭

疏正義曰戒之既終王又言而歎曰嗚呼汝諸侯嗣世子孫等從自今已往當何所監視非當視立德於民而為之中正乎言諸侯并嗣世惟當視此立德於民為之中正之事汝必視此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有智之人惟能用刑乃有無疆境之善辭得有無疆善辭者以其折獄能屬於五常之中正皆中其理而法有善政故也汝有邦有土之君受王之善衆而治之當視於此善刑從上已來舉善刑以告之欲其勤而法之使有無窮之美譽傳正義曰屬謂屬著也極中也慶善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人所常行之道也言得有善辭名聞於後世者以其斷獄能屬著於五常之中正皆得其理而法之有善所以得然也知五是五常者以人所常行惟有五事知是五常也

尚書注疏卷十八

尚書注疏卷十八考證

康王之誥序○朱子曰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今除却序文讀則文自相接連

賔稱奉圭兼幣疏圭是致馬之物○臣召南按致馬舊本作文馬非也据覲禮賈疏皆以璧帛致之監本作致字是

又疏按覲禮諸侯享天子馬卓上九馬隨之○臣召南按覲禮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鄭康成注卓

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為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産也馬必十匹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敬也此疏馬卓上當有匹字而卓字訛阜則刊本之誤也今改正

誕受羑若傳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金履祥曰孔傳解羑字作天道蘇氏解作羑里俱非也字書羑進善也即今誘字說文羑或作誘則羑若乃天誘其衷之意

惟新陟王傳惟周家新升王位○蔡沈曰陟升也成王未謚故曰新陟王

底至齊信音義馬讀底至齊絶句○臣浩按傳疏讀至信字絶句與馬融讀不同

畢命序康王命作册畢（王應麟曰史記周本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書序缺公字）

既歷三紀世變風移（王炎曰觀殷民不輕於從周見商先王德澤之深觀三后化殷殷卒依於周者八百

年見周家仁厚之至王應麟曰畢命一篇以風俗為本殷民既化其效見於東遷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其末也周民東亡不肯事秦王化之入人深矣

于何其訓疏我聞古人言曰　至禦止也○此疏四段共四百八十八字監本誤移於後文欽若先王成烈之下今移正

君牙序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音義或作君雅○臣

名南　按禮記緇衣引此篇暑雨祈寒之文作君雅曰

康成注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監本及別本並作君

惟非是今改正

又疏穆王命其臣一段○監本誤刻於經文涉於春

冰之下今移正

亦惟先正之臣○蔡沈本作先王之臣陳櫟曰先正說

見說命當從孔傳臣名南　按後文人言乃惟由先正

舊典時式則此文作先正之臣是也

率乃祖考之攸行○陳傅良曰康王時芮伯為司徒君牙豈其後耶

冏命序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傳太僕長大御中大夫○夏僎曰周禮太僕王眡治朝則正位眡燕朝則正位而掌擯相出入則前驅燕飲則相其法射則贊弓矢無非與王俱者而二孔氏以為太御之官當兩存之臣名南按孔傳所以訓太僕正為太馭者以太馭是中大夫太僕是下大夫耳然此兩官各不相統

以經文證之是太僕非太馭也太僕掌正王之服位

治朝燕朝出入與俱建路鼓以節早晏隨飲射而相

禮容故曰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也掌

出入王之大命故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也掌路鼓

之政以達窮民故曰下民祗若萬邦咸休也太僕之

下有小臣上士二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

二人又隸僕下士二人故曰正於羣僕侍御之臣也

何必以太馭解太僕耶周本紀曰穆王即位春秋已

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古
字申誡太僕國之政作冏命復寧但云太僕不云太
僕正是也經文作大正猶曰長官耳
慎簡乃僚疏襄三十一年左傳○監本脱一字今添
呂刑序疏不可頻使太輕○頻字監本訛頻今改正
呂刑傳故或稱甫刑○監本脱或字據舊本及疏添
惟呂命傳言呂侯見命為卿○臣召南按為卿即前傳
所云為天子司寇也史記注引鄭康成曰書說云周

穆王以甫侯爲相此又一說

王享國百年耄荒句○蘇軾謂荒字當屬下句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荒度土功朱子謂蘇讀甚有理

蚩尤惟始作亂傳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疏九黎非蚩尤也○臣名南按此係孔傳之謬疏能辨正是也鄭曉曰黄帝滅蚩尤於涿鹿之野在北鄙九黎及三苗皆南蠻非一種也此說尤爲明白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傳君帝帝堯也疏下句即云乃

命重黎重黎是帝堯之事知此滅苗民亦帝堯也○臣名南按此疏甚確宋儒以虞書言竄三苗分北三苗皆是舜事又表記引德威惟畏二句繼之曰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遂謂是帝舜金履祥曰蓋堯老舜攝之時則融二說為一矣又按傳及音義經文皇帝應作君帝

皇帝清問下民○王應麟曰趙岐注孟子引此文但云帝清問下民無皇字然岐以帝為天則非也

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折民漢書刑法志作悊民李光地曰三后首伯夷葢因上文言天地神人之事而秩宗之職治神人和上下故也

三后成功○臣名南按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與焉葢吝之也按賜說書可謂陋矣此篇重在刑官故以三后作引正是尊臯陶耳

惟克天德○王應麟曰舜臯陶曰欽白中蘇公曰敬曰

中此心法之要也呂刑言敬者七言中者十所謂惟

克天德在此二字

幼子童孫○林之奇曰穆王享國百年故諸侯或其子

孫也

令爾罔不由慰日勤○臣名南按孔疏則本文作曰勤

故陸氏音義亦云一音曰也金履祥謂孔氏作曰後

儒見下文一日非終之說又讀為日然陸氏已讀作

日矣

天齊于民句俾我句一日非終句惟終在人句○臣名南按今文讀至一日為句楊賜封事引此文作天齊乎人假我一日可證也宋儒本之以非終惟終為句在人為句

其審克之○呂祖謙曰審者察之盡其心克者治之盡其力臣名南按審即虞書所謂明也克即虞書所謂允也

哀敬折獄○王應麟曰大傳作哀矜哲獄漢書于定國

傳作哀緜哲獄

惟府辜功疏言汝身多違則不違虛言戒行急惡疏非虛論矣○數句不可解疑有脫誤各本並同仍之

尚書注疏卷十八考證